

歐乘補卷之十一

歐越野廟碑

東嘉黃 漢鶴樓纂輯
同邑傅 傳聲谷參校
陸龜蒙

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空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固留之不忍
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
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余之碑野廟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紀直悲
夫曠竭其力以奉無名之土木而已矣歐越間好事鬼神椒水濱
多淫祀其廟貌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原哲而少
者則曰某郎有媪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婦而容艷者則曰姑其居
處則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陛級左右老木攢植森拱蔭翳於上
鷓鴣室其間車馬徒隸叢雜怪狀農作之吐怖之大者推牛次者

歐越野廟碑

擊豕小不下犬鷄魚菽之薦壯酒之奠缺於家可也缺於神不可也一日懈怠禍亦隨作耆孺畜牧慄慄然疾病死喪眈不曰適丁其時耶而有惑其生悉歸之於神雖然若以古言之則戾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何者豈不以生能禦大災捍大患其死也則血食於生人無名之土木不當與禦災捍患者為比是戾於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碩者有之溫愿而少者有之升階級坐堂筵耳絃匏口梁肉載車馬擁徒隸者皆是也解民之懸清民之渴未嘗貯於胸中民之當奉者一日懈怠則發悍吏肆淫刑毆之以就事較神之禍福孰為輕重哉平居無事指為賢良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恟撓脆怯顛躓鼠踣乞為囚虜之不暇此乃纓弁言語之土木爾又何責其真土木耶故曰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既而為詩以亂其末

土木其形竊吾民之酒牲固無以名土木其智竊吾君之祿位如何可議祿位頌頌酒牲甚微神之饗也就云其非視吾之辟知斯文之孔悲

吳越錢王責取薛侍問姪孫文捷軍法文狀

温州牒前攝文學薛文捷牒奉前件官牒家世顯官著節前朝近因叔祖侍問身任偽吳蒙帖州葉銅差都副兵馬使籍錄家口追取譜牒等緣上代世籍福建唐貞元元年七世祖鄉貢明經懷仁因學北遊來此化境六世祖元長仕終桂州刺史即葬桂州五世祖憲仕終成德節度押衙銀青光祿大夫高祖歸仕終彬州司馬墓瑩並在福唐曾祖君實仕終兵部侍郎兼集賢殿學仕廣明元年持節監諸道軍當巢賊將尚讓等犯鳳翔戰沒身亡高祖待聘生長京洛終國子司業自來遊宦寓居當州及父正明天祐二

無書檄之事婉畫勿用善政已成飄飄然其於遊刃固之餘地矣
於是占勝選奇尋幽鑑古名山福地必命駕以遊美景良辰乃登
高而賦精驚八極智周萬物觸類有得少選成章信所謂造次顛
沛必於是者也其心或將化馳意與境會聞蕭韶者不知肉味此
虛空者蔑聞人聲過鴻濛而與遊搏扶搖而上擊其探蹟也若求
元珠於赤水索金簡於丹臺其得雋也如縱涸鮒於西江騁歸鴻
於碣石故再歲之內所賦凡二百篇東甌山水之清麗縉雲謠俗
之樸右佛刹元祠之標概訟庭官舍之形勝見於題詠之什矣一
郡人物之選一時寮佐之盛林谷高蹈之士吳楚薄遊之賢備於
贈答之作矣名邦風物之美通人吏隱之適齊氓富壽之樂居士
神明之化形於唱和之篇矣若乃國風之作騷人之詞辭風刺之
所生憂思之所積猶防決川泄流蕩而忘返絃急柱促掩仰而不

平今夫聶君之詩恬愉優柔無有怨謗吟咏情性宣導王澤其所
謂越風騷而追二雅若西漢中和樂職之作者乎君素工於詩及
載筆從軍又得茲壤前後左右涉降俯仰皆青山白雲茂林修竹
嗜飲之物旦暮在前矧又旁睨石門謝公游歷之所却瞻東陽隱
侯賦詠之地精爽未泯風流尚存宜乎聶君之於詩彌所感發豈
二子之風期昭合濟有飲助歟而此都之靈粹閎蓄將有散越歟
不然何其得之多也予假手是邦今年通理虞曹外郎常公將命
賦民鹽於鄰郡既飲至且達聶君之命以集為既而序是求雅意
甚勤飾讓非禮聊叙梗概以塞其請若夫詠歌嗟歎之不足識者
聞卷而盡見也豈僕倦談者所能一二乎

温州聶從事永嘉集序

揚億

河東聶君昔從事縉雲日賦詩二百篇予既序之矣及隨牒永嘉

再見閏月所得彌廣凡七十章會秩滿北歸假道歛邑又示余以
新集且徵詞焉予才非患多學素不足已嘗黽勉從事命狂簡成
文運族庖之刀一割猶可馭市人而戰再設必哀疾病未能豈足
以辱而君之請彌篤且予之讓莫諧固不暇揚擢而言但撮其概
梗而已謹按君生齊魯禮義之國被陶虞文思之化方在髫髻服
膺儒元徧討百家之言深窮六義之要以為詩者妙萬物而為言
也賦頌之作皆其緒餘耳於是收視反聽研精覃思起居飲食
之際不廢詠歌門庭藩溷之間悉施刀筆鳥獸草木之情狀風雲
霜露之變態登山涉水之怨慕游童下里之歌謠事有萬殊悉載
成於心匠體迨三變遂昭於天倪當其奉鄉老之書以詣貢部也
袖詩千篇名動場屋宗伯推國士之遇異於眾人天子嘉制策之
文選為第一自是捧檄吳會改轅海嶠東歐舊壤於越遺俗庶庶

謹厚既卧理之有餘林嶺蔽虧實賞心之斯會具或良辰美景賓
朋宴集之盛名園別墅軒車遊覽之適公堂退食蹈詠無何之鄉
王澤及人麇載中和之什寫物必賦援筆而成與夫陳思豆萁之
詩止於七步淮南離騷之傳不越食時以敏言之蓋其倫矣然君
之於詩也類解牛焉投刃皆虛譬射鵠焉捨矢如破彼唇肉齒落
者所貴乎少我取其多彼筋駑肉緩者咸謂之難我以為易獨擅
一源之利不見異物而遷扣寂求音應之如響觸物成詠思若有
神蓋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若自然斯之謂也矧乃酌之不竭
鑽之彌堅兩郡之間千里而遠元祠佛剎固不標題都人士女悉
已傳誦南山之竹可盡而雅言無窮東郭之鏡雖疲而逸才方騁
英詞滿於裔壤藻思泄於尾閭蓋猶夫吳王金錢往往有之淮陰
將兵多多益辦者已方將捧持素業奏御天子予固知其株其頌

聲埠於樂府被之管絃薦於郊邱有日矣至如升金門上玉堂履赤墀之塗登文石之陛亦將在是舉也稽古之力其可誣乎謹序

永嘉平陽陰均堤記

揚簡

天府府庠林子君雅合平陽東西金丹親仁四鄉父老而下銜哀興敬以請於州守楊簡曰四鄉農田北距大海西枕長江凡四十萬餘畝被鹹潮巨害自有江以來至於今繇水利不治歲告饑嘉定元年汪令君惠撫吾邑深慮熟計建埭八十丈於陰均漳海潮瀦清流又造石門於山之麓以時啟閉以防漲溢給資糧佐工費又經其旁之塗田以為社會傲晦翁待制奏請貸平陽細民不計息遇饑歲并蠲其本君雅暨父老而下受汪令君無窮大惠今承訃巷哭路巾無以仰酬汪令君不報之德今將立石陰均刻曰令君汪公遺愛恩波使十鄉之民世世子孫毋忘君雅等深知使君

好善樂義敢求親墨大書八字併專紀其事乞監四鄉同欲之請仲四鄉終身悲鬱之思某於是乎惻然為之書且記

溫州通判廳壁記

趙 夙

始余至溫於廳事之壁間欲專記刻而觀之無有也語諸吏吏曰昔倅廳在州解之東偏治平初郡城火官舍皆煨燼遂徙建於西隅舊聞有筆記後未見立之者余嘆曰此可磨耶於是力求姓氏官職與始至終更之歲月而參訂之由李翼而下至錢德臣凡五人則有簿書可考有翼而上至施昌言凡十有四人則得於世者胥史者之言由昌言之外則無自而推繹矣將琢石刻於左以告來者因披圖經自晉太寧之改元號永嘉郡至唐上元之二年乃易州為溫我宋因之然溫之為州旁抵甌閩最淪東之極處瀕海負山多無祈寒夏不甚暑其地歲貢薑柑而海道是錯細民或諉

於宇益之利朝廷懼其竊鬻私販而盜訟以生多設官以為巡警
又遠近良材由之取道於是漕運與諸郡之官舟實造於此故文
移牒訴比他州為繁幸而俗熙事簡四方之賓客非持有故者不
至所以燕勞稀濶得為浮圖山水之游其有志於吏隱者去此未
必不愚而挾其所有以急人知者居此未必樂也况佐郡之職
昔為難雖無所不當問其或持偏見恃虛氣可否好惡與官長相
反則疑似猜間之說行民將無所告而事且不治惟平彼我之心
安上下之分不曲從強止而惟法是守議政之暇坦然露肺腑以
笑語咏歌於黃堂之上則與夫睚眦而訾毀者其驩感豈不相絕
也哉一郡之小可以况大余樂茲地癖足以養愚又愛其勝景足
以自放也并道史職之概資明者擇焉

竹所記

楊萬里

永嘉英公叔清曠簡遠望之皎然如雪山倚空落月滿屋梁也耀
然如瓊田之鶴阿閣之鸞鳳也蕭然如馭風騎氣飲沆瀣而游汗
漫也予頃識之湘中一見定交脫帽痛飲說詩論文俗士往往或
疑其異或信其真公叔不知也今年四月予來為邑於斯吳公叔
實賓贊洪府相見談湘中事予蓋老且病矣折腰走階下非其好
也公叔復呼酒以盥濯予之泥塗塵沙夜過半月在牖下戶荷風
颯颯然從東湖之東度水而至公叔與予皆大醉矣公叔起曰我
有竹所子盍為我記之予曰奚而名也公叔曰子不聞乎王子猷
之不問主人徑造竹所乎予曰記之場耳雖然非公叔事也乃楊
子事也楊子將為子猷之徑造矣但未知今之主人與昔之主人
何如耳公叔大笑曰王茂宏不云乎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

忠義堂記

鄭剛中

永嘉州治之北有堂曰忠義前太守陳公之所建也紹興丙辰端
 明殿學士禮部尚書會稽李公來鎮是邦既見吏民間疾苦頒條
 教約與清淨之治一日過其上顧與僚屬曰是堂規模宏遠偉而
 創立命名之因無所稽考吾聞魯公唐人之英言忠義者莫先焉
 後五世流落為溫人魯公末年親書告牒其家傳寶之郡嘗為刊
 於石適者天子官其家永嘉者二人家樂清者一人所以彰遺烈
 而播餘芳者多矣雖魯公之名所在咸仰要之此邦乃其遺跡流
 風之地吾今求其像繪置堂上徙其石刻列之兩旁使后人知堂
 名之有屬公等以為宜乎幕吏東陽鄭某避石改容而言曰真卿
 小邾子顏公子友之后自顏含為晉侍中相傳七葉皆以忠荐名
 世至有顏真卿果卿以堂兄弟門戶並一果卿常山之名既凜如
 霜雪希烈之變真卿復能振顯於後天其以忠義集一門乎嘗考

魯公上世凡能盡忠於國者無不以孝行稱由是善為臣子者於
 忠孝之道初未嘗析後世道德不純風俗凋落臣子分兩途始以
 忠義為難事至若魯公處死之節論者偉之而識者尤以為不足
 道觀其平日議論慷慨落落難合唐旻誣之李岵非之李輔國元
 載盧杞輩怨恨切骨而公益自信知愛君愛國而不知禍之已及
 此蓋能以事親者事其君故也忠義天下之大閑也偷生假息固
 可以延亂臣賊子之命而英聲偉烈常出於姦鐵逆鼎之旁二者
 惟人所自擇而已矣公為政之初暴揚茲美非但可以慰顏氏之
 精爽亦足以銷杞載輔國千古冀壞姦人之氣其誰曰不宜公曰
 衆以為宜則子為我記於石

跋永嘉劉君誌銘

真德秀

劉君躬行於家而人化於里無利之誘而為善者勸無罰之軀而

為不善者恥非有過人之德不能以儒者而知兵以匹夫單人而能扞一方之患難非有過人之才不能然卒以布衣死窮巷者世無周賓興唐辟舉士不能率合組織為文章者往往坐窮以死獨劉君乎然君之為此亦以盡吾天分爾孔子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天於夫子窮之終身宜若不我知者然下學而上達天之知我不既厚乎學者深味斯言然後識先聖不怨不尤之旨端平初元夏至前二日建安真某書以還君之孫晉明西山文鈔

薛圭上書

四朝聞見錄葉紹翁

憲聖策立寧立皇雖黃屋初非堯心而天下皆謂宜立光皇當勵精之初薛公圭投北宮麗正書言頗切至蓋孝宗之意初主沂邸先皇亦屬意焉書畧曰庶之亂嫡自宮幃始夫庶之亂嫡則支之亂本之漸也而支之亂本則異姓之亂同姓之漸也異姓之亂同姓則又

之漸也又曰陛下踐祚今既五年皇子嫡長已逾弱冠王冊之命未布而青宮之席尚虛又曰陛下不即天下之安而冒天下非常之危不守天下之常而履天下不測之變採之游言殊有驚悸採之國論曾無建明又曰祖父互疑天地幾變子孫猜防上下解體支嫡交忌臣民異心臣始聞之未敢遽信今既日久不能無惑道路之言喧傳百端中外之心憂疑萬狀燕君聞之寧無懷貳乘輿聞之莫或改容藩邸聞之未免憂禍此何等事也而俾見於世此何等議也而俾聞於時陛下原註謂蓋亦自思其何以得此議固宜自盡吾為祖為父之道也上原註蓋亦自思其何以得此議固宜自盡吾為子為孫之道也又曰陛下曾知有竊議之人乎否也問之左右問之在朝蓋有君也不敢言矣問之主上蓋有父也不敢言矣問之太子蓋有祖也仍有父也尤

不敢言矣為言臣之言不通於君為子之言不通於父為孫之言不通於祖而微臣僭言之死有餘地矣如蒙聖恩特垂天聽君臣之情通自臣言始父子之情通自臣言始祖孫之情通自臣言始臣雖身首異處而忠孝獲書於史冊雖瞑目於地下將有辭以對越先朝十御皇帝在天之靈矣蓋紹熙五年甲寅歲所上也嘉熙壬寅公圭之里人陳貴明為跋其書云懶菴趙蹈中載寧廟之立竇出水心先生建議雖然水心之議特出於一時之危疑蹈中所載寧廟登極之詔遲下數月襄州之亂作矣特以詔至而止嗚呼孰知有獻策於承平無事者哉初光宗疾不能喪襄陽士人陳應祥因北方鄧州叛黨欲殺守臣張定斐用縞素代皇帝為太上執喪且舉襄以順北適寧皇登極之詔甫三日而至陳遂變色寢謀旋為其黨所訴定斐臨閱場而問之曰朝廷負爾耶太守負爾耶

各命將士射之先誌其箭中其肝者有某賞中其心者有某賞中其體若肢者有某賞發陳之篋惟縞中數千云先是趙蹈中具載水心贊嘉邸之語數十百親筆其顛末紹翁未之見也薛君永嘉士人子夢桂嘗以其書彙示紹翁當時陳議者恐不止一辭然曲突徙薪之不賞自昔然矣

白石山記

沈紳 守

永嘉北走百里巖曰白石者世傳十二真君升真之地吁可怪也長圭峨峨拔地拄天勢之壯也銜銜邃深脩楹複厦其容廣也霏霏乳滴玲瓏漂激泉高下也連山培塿海日夜出駭眾觀也葩華縈鱗霜露刻削殊四時也嘯猿啖鶴烟雲散聚朝復暮也昔予以從事往焉其聞而見者若是巖下有徑即謝康樂行田賦詩之所由徑而趨巖必越山脊循危磴升降盤折而後能至向之守巖者

嘗疏李少和遺事求為刻辭拒而益勤曠年不答心甚報之今假
守於州其徒造門復申前言則予莫能已也予聞至道問天子無
事有言少和築室於巖喜辟穀得攝生之術召對便殿訪以治國
修身之要竟不奪其志賜金以遂其歸自是白石之名益暴於世
好事者相踵以往往往則欲忘其還蓋樂其清迥曠遠絕異於耳目
之所混混有發人高明之思焉予既嘉二子之謀永茲巖之傳竊
有自喜他日勒名巖石不隨世而磨滅故詳記之尚書屯田員外
郎會稽沈紳嘉祐五年九月十一日丁酉記

送林中川序

許謙

漢自蕭何以佐命為相國而曹參次之二人皆吏也故終漢世選
官多繇吏後雖設科博舉而繇吏進者未嘗廢名公卿大夫今可
指數者班班也而自郡縣吏積功致大位者尤卓然如于定國楊

震陳蕃王允寇恂馮異趙廣漢張敞輩數十人皆繇是出蓋天地
儲材以為時用視上之所好而趨之得其人皆足以輔化興治不
必較其所從來也然昔之進者雖自吏選莫不尊德問學秉義守
禮尚廉取謹節行故有師表當時流芳千載非特操筆書牘玩法
舞文而已聖朝混一之初革文華取士之弊它科目未設選官頗
類選漢法而庶人在官者皆以年勞叙遷可指日以俟進其任用
之重蓋過於漢矣故得人有為名公卿大夫亦不愧於古永嘉林
居中川久故儒家抱文學而業吏自繇若州累升至於郡來是郡
居數載偏歷諸曹上官稱其能下民服其明士大夫誦其廉休日
每訪余為文字交言譽響皆有理致賦詩則雅麗清新語政事則
優柔純熟不迫不弛可謂才矣處郡曹滿三考佩省符領州縣幕
常事爾可計日而取也以居之才宜有知者豈久居拘闕常文而

局縮於此耶錄此而為大夫公卿亦豈異哉今大府循吏更調天
台夫瓊臺華頂柏石橋皆山水清絕奇勝生平欲嘯傲其間而
夢寐未能也君或以無害督部邑當窮極幽處融其景物寫其之
聲詩因風以示使得卧而游之亦幸甚也君之行凡交友能為詩
者皆歌以贈某訥於辭姑序此為別

温州新建帝師殿碑銘并序

柳貫

郡府得建帝師殿像而祠之承國制重祠典也初西域聖師八司
馬以真智寶慧具一乘之解脫究三藏之言鋒東來京師為世祖
聖德神功文武皇帝闡揚妙義流通教法言出契機尊為帝者之
師其隆禮備物古無與比而聖師亦自以躬逢極治之朝願效師
心之學迺依竺乾聲韻製為國書新字錄本上之有詔頒行天下
且命官府符章制誥文檄悉以新字從事內而京邑外而郡國咸

立字學使承學小生肄業其中至治初元天字申勅列郡大建新
廟務極崇侈以稱國家褒揚振厲之意温州在浙江東為大府矣
於時守臣祇奉德音卜地城東華蓋山下羣工子來材良築堅廟
成而穹殿中峙門堂翼映軒廡回旋搏土為像黃金之膚五色之
表光米流動如開眸益計其椽題之美壘獲之華豈止誇雄柝麗
於閩越之疆而已也自其肇建逮今元統甲戌亦越十有五年而
門墜之飾漫漶弗治長牧惻然用圖厥新重惟一代制作之盛侯
邦愍祀之隆不形篆刻曷揚景鑠乃具石請詩詩曰神聖有作天
錫珍符龜呈禹畫龍負義圖文以理顯數因象布合而成字聲諧
音具篆楷之萌子本茲滋爰歷六章下逮師宜散隸一變真行再
造紀事載言由茲有考旁行敷落異域之書亦用義類色括遺餘
史官教失六藝殘剝離方過圓取便俗學點畫既舛魚豕日訛資

之策擯其謂斯何不有神人正名百物曷究其微制為之律元運
龍興八表同天佛慧靈明示作幾先卓哉聖師生知為智以大辨
才為世利器曰是六書質之竺文諧聲一義如陶在鈞字則有母
母四十一反切而求部居秩秩泰伍乘除其用無窮譬諸律本肇
自黃鐘數周則復氣至斯應何必窺璣天時式正璽符篆刻號令
發揮庠講序述日星與垂煥焉新書形諸制作元造同功誰其橐
籥聖師成能無位有名恢弘像法為世章程天子念德詔崇祀典
潔齋薦嚴徧於寓殿聲教四漸守尉所監廟享巍巍視瞻巖巖於
馬講業於馬設俎若昔夔夷祭為樂祖永嘉古郡際海為隍仙聖
所都塔廟相望有山華蓋川澄林觀乃卜新宮以承明命明明自
天承之在臣我是藩侯式宣式旬饗廟禮成佛日增煥彤戶霞舒
綉栢雲散肪流瓊城獸擢金觚牖攬暈如臺門設樹宜新無斂侈

而大之責在令吏乃崇基構迺塗丹青闔闢六扉上應靈星郡僚
趨庭拜跪興伏祀事孔陽不戒而肅燎烟所升結為香雲徧恒河
界苾苾芬芬薦此明誠為天子壽天子萬年統有九有九有承寧
四方底平像教旁沾里為化城載稽往古聿惟三重制禮考文非
聖曷頌天德作仇人文塞開聖師臨之皇猷顯哉泮水闕宮保魯
所作尚廣德心播諸詩樂豈伊教父與佛尊齊祠秩昭垂貽厥後
昆有石無辭何以警後禮官詩之用戒牧守

歐乘補卷之十二

鄭氏白雲菴記

東嘉黃 漢鶴樓纂輯
同邑傅 傳聲谷參校

解 紳

先王姓氏宗法甚明廟祭威儀禮甚具備而喪葬自棺槨衣衾至於卜宅兆為安厝尤甚備也余嘗疑秦漢之際因其情之近而獨隆於墓舉廟祭之威嚴姓氏之宗法反忽而不講此後之儒者所以群起而譏其非古歟余嘗以為本末不具而輕重失倫則其有矣以為非古而妄為失禮而過舉則後儒之論又益不足信也何也宗法既廢而無以合支庶之分廟祭不具又無以辨昭穆之序歲時族屬之禮或缺而喪葬宅兆至於乃因循不怪至欲舉區區之葬祭而并之是先王所以維持族屬人心者蕩然而本末俱已

也可不可哉然其根於人心發於至情終非僻儀所得而移者吾
耳目所及及江南世家右族多本其始遷之祖邱隴所在為之祠
庭有圭田之字以為合族之機庶乎於先王之典存什一於千百
本也樂清鄭敏政氏自其先有諱祖常者登進士第權知青田於
樂清為愛其佳山水因徙居焉自祖常至敏政之高祖小山曾祖
介卿祖原德與友屬徙葬者十六墓皆在蓋竹山距所居五里而
近有庵其間眉山面海其扁白雲兩大字宋太史黃文節公庭堅
書也庵之前有亭焉敏政曾叔祖孝友先生神道之碑元太史黃
文獻公縉卿之所作也敏政之父宗範葬於蓋竹之陽曰金山距
巷三里而近有墓田若干畝歲時祭掃因以序昭穆於巷也蓋自
敏政之九世祖常入國朝叔父貴中同知楊州府貴奉知楚麻城
縣而敏政之弟驥僉四川按察司事理俗又咸謂其先宅兆之吉

歐陽文忠公

歐陽文忠公

蓋竹靈秀之鍾而敏政亦自喜其族人之盛如此謂是庵不可無
記也吾家之居者望白雲之歸也如玉之溫如青之凝如雲母之
重與肉芝之秀又如退夫逸士謝軒冕衣布素而休也曰吾家之
出有似於斯也其無愧於祖宗乎其任者望白雲之飛也如綿之
舒如絲之不紊如神物之縷如奇峰之萃如四皓之衣冠偉如入
朝而趨佩玉瓊琚也曰吾宗之處而出者有似於斯也其無愧於
祖宗乎是庵在於變化而出與處者皆將有所顧瞻咨嗟也敏政
來入京師求余記似欲以繼夫兩太史公之文刻之菴中俾鄭氏
子孫有攷也敏政之慮遠矣後之讀予文者寤寐先王之意破儒
者之所惑乎

蒙川館記

張弼

宋之季世有蒙川先生劉翬字聲伯者為太學生時劾丁大全安

歐陽文忠公

歐陽文忠公

置南安軍乃摘濂洛精切之語輯濂洛論語若干卷又有問梅集
蒙川集若干卷其學一以濂洛為主及起而任御史為侍郎尚書
言論正大剴切足濟當時可謂不負所學者雖時之不用垂訓亦
遠矣及航海委身與陳宜中俱至羅浮病卒而家死於海可謂以
身任道非當世之苟祿偷生輩可擬也南安之東山有泉正易所
謂山下出泉蒙與其號合先生豈因之而為號耶豈其蒙在永嘉
之雁蕩別有所因耶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其志亦可見矣弼遂
屋於其上題曰蒙川館以旌先生之跡勵後學之思館之前繚以
垣垣之門題曰半山亭蓋亭枕橋橫澗下有東山佳處上至寺
之花雨樓磴道盤紆正及其半秀樹奇卉泉聲鳥韻四時朝暮不
可名狀有精郭景純之術者曰館正坐山之勝處故又以此表之
雖然特以先生之正道倘言委身家以殉國不徒為濂洛之名足

以聳後學之天衷維斯世之民聳耳若山之勝殆何處而無之耶
或曰半山之名同於王安石之字將為人所嗤詆此不然嗤詆安
石正所以崇先生之道也但世之冒濂洛之名而憎其道高者乘
刺下者迂愚將若為先生之辱耳然則豈為優孟而併偽孫叔敖
耶顧我之為者真偽何如也遂書於館之壁以記之而先生之祀
則與劉安世諸公同享於寓賢祠矣

跋東萊止齋與龍川尺牘後

宋 濂本集

龍川陳文毅公與東萊呂成公止齋陳文節公契分深厚故其所
與書牘頗多初不止此三帖而已東萊前一書蓋乾道九年癸巳
秋所遺書中云永嘉復報士龍之訃海內遂失此人者士龍常州
守薛季宣也常州得袁溉道潔之學道潔則程門高第及師蜀隱
者薛翁而深於理學者也常州既有所傳授見諸事功灼灼可信

年僅四十以死故東萊傷之也又云朱元晦近遣其子來此讀書頗知其日用間地步亦寬展前此傳聞多過者其子名塾字受之晦翁之家嗣當時論晦翁者或有迫狹之譏而龍川亦甚病其細碎故東萊謂傳聞多過將示微意以規之也後一書蓋淳熙五年戊戌冬所遺近字文下有闕文當時是蛩仲二字蛩仲者名豐東萊弟子官至提轄左藏庫世稱東齋先生者也書中云碌碌竊祿如昔者東萊官祕書至是已二年十月十七日復陞為著書郎因在官所發故兼云竊祿也又曰田間雖曰伸縮自如治生之意太過則與交涉敗人意處亦多者時龍川伏闕三上書極言社稷大計阜陵覽之愆奮出涕將以神放故事不次用之左右用事者亟來謁見欲掠美市恩龍川不出遂踰垣而逃絕江竟歸且以為不得行其所志欲有事生產作業故東萊以此諷之也止齋一書蓋淳

熙二年辛亥初所遺書中云老兄數年以來再脫於禍者龍川以使氣過銳結怨羣小遂海中奇禍其一則淳熙十一年甲辰之春醉中大言為盧氏子所訴就逮棘事其一則紹熙元年庚戌之冬十二月以呂天濟之死誣其有謀又下詔獄甲辰至庚戌僅七載故云數年也又云浙西別業稍有倫序願為擇鄰之計者龍川常言鄉里不可居欲遷京口以便出入吳松江上故止齋用以為勸也止齋留心於古人經制三代治法雖出於常州者為多至於宋之文獻相承所以垂世而立國者亦東萊疊疊為言之而學始大備考其一時學材術材術材術之盛而能照耀於古今者不歸之朋友講學之功抑豈可哉然即此三帖而觀警戒飭導無所不至亦後之所不及歎羨之餘而感慨係之矣

字惠王靈佑廟記

明王時中

士君子建功於世則必廟食於土禮曰夫聖王之祭禋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此先王報功之典為甚大而士君子建功能享其祭而食於土也按靈佑廟者永嘉梯雲薛氏祀其祖唐守惠王也王福建長溪縣廉村人諱芳杜字楚之子也補闕令之姪也生於開元戊子王贊性剛直矣豪雄勇咲語風霜通五經初以鄉貢徵弗起浩然無進取意尋從伯父令之赴東宮官侍奉甘旨及歸田里潛德不仕鄉人尊其德善良者朋從剛悍者馴化門多士大夫輒有謀者必質其可否爭訟者必賴其剖決公正如人神所畏服年六十有七而歿鄉民追慕立祠於廉村北岸其英靈如在觀中歲旱邑宰歐陽大卿禱列郡祠罔効道由西鄉禱王祠下不信宿而甘霖傾注正和元年辛卯宣德郎蔣璿以捕湯寇弗獲祈

助於王許以是日果不踰晨而受誠於福溪之橋是年七月遂大其廟越仲冬望落成建炎初葉濃以減月支竊弄庫軍殺刺史毛友直自延平而下抵福州作亂所至焚燎提刑李公覃騎撫諭得解而東濃過廬村尅辰東渡以晴空不雲而雨方編木為浮梁洪水遽至漂溺無數問得渡者侮擊廟鼓無聲賊咸懾故自東岸以往無患兵火賴神佐也王之靈功著在家乘班班可考不此而止也嘉定元年戊辰鄉人列狀陳於州乞上於朝是年代宗皇帝賜廟額靈佑肇自嘉定五年至十六年間歷詰封福應等侯迨德宗朝加封守惠王洎夫人謝氏陳氏各有差詳載祖廟碑碣至今鄉人崇祀凡時享則合其伯父侍講補闕公而祠焉貞元元年喬孫懷仁奉香火徙溫之城南宋淳熙間有諱叔似者立祠於城之歸仁坊補闕祠側元正至乙酉兵燹王祠獨存旁環戍營往往汚

據於是祠恒有白蛇顯應之人咸祇懼而莫敢侮焉國朝洪武甲
 子秋風雨祠廢永樂癸卯冬其裔孫梗復興祠宇於薛家新巷祠
 成來告於予求記其事予惟王之功生能及於民者深王之靈死
 能著於世者顯宜乎廟食於土也今梗能舉之於廢墜之餘其尊
 祖之心為何如也使予載下子子孫孫知有所自莫不心王之
 建王之功是亦梗所望也梗字希直距王二十六世之孫矣永樂
 庚辰春正月朔旦同郡生王時中謹記

漢按永嘉薛氏譜氏裔孫奉芳杜公香火立祠於歸仁坊唐宋
 二補闕祠側續端明子孫捐金立塑唐補闕節肅公宋補闕文
 節公并王像而致祭焉見薛從周記又譜載福安縣靈佑廟致
 祭神號云顯祖靈佑隆福顯應普濟孚惠王暨尊賢惠崇福助
 順夫人照善廣福協順夫人謂為宋封又王伯補闕侍講節肅

公暨妣張夫人父貢生薛公妣謝夫人又王子薛公伯鸞王孫感
 應小王薛大公思王孫薛六公忠王孫薛七公志王孫都元帥薛
 十八公念則此神銜亦所希見雖無闕於甌乘錄此亦新耳目亦
 以徵昔日薛氏世澤靈長云今甌俗每歲上巳忠靖王迎會駕
 前扮一神將稱薛元帥或謂即王孫都元帥十八公此亦真附會
 可笑然必托之薛元帥者不知始於何時殆不能盡無因也俚俗
 以神為戲事之不經無可攷證往往如是
 溫州鹽運分司記
 項喬甌東私錄
 國家置資鹽運以利用而產鹽饒沃之地莫多於兩浙故朝制設
 都運使以總理於會城又設四判官以分駐於各府其專領印篆
 可明徵已以後或以官非其人或以衙舍圯廢而中止判官歲奉
 檄而催科者往往不暖席輒去其所部者度其勢之不能久也課

程之共草草應急逋負者常十坐七八矣且詞訟之訴理追呼勢遠而難究商竈之病若蒙橫情隱而莫達各官職掌之初意或泯滅矣前監察御史鄆劍泉公深究其弊特為題請建立分司於各府奉旨俞允鄆竣事而近淮董公威代之遂撤温州府即市舶後庫舊基充拓之為二門三堂為寢室為官舍為吏皂內外房約若干楹經理不數月告成於公費出有經而官有定署由是可以從容了公家事矣公謂功成而不紀安知他日之不復為鳩居也爰命擇人紀之以示不朽某非其人也然附場而居習聞鹽課梗概又知公最深不容以不文辭公自令魏邯鄲以至今日其為政大抵以虛心潔已為本以節用愛民為用至於事關綱紀係官民之所仰望者人或泥故常休利害寧廢之而不舉或舉之而不勝公則毅然直任而無疑敢當而不懼如斯館足徵也然此猶易易者

耳乃若永嘉場海塘之築尤闕千百年之大計非止可得沙壇數千畝而已沿海居民數十萬資魚鹽蠶蛤以舉大其中起家進士入臺閣躋卿佐為藩臬諫垣守令者不下數十人又世聚族以長孫子非斯塘數十丈之築尋將與斯民胥為魚籠矣二公相與首尾而力成其事某方慶斯民之樂其樂而利其利也而適有前托因併記之

烏寶傳

高明

烏寶者其先出於會稽褚氏世尚儒務詞藻然皆不甚顯至寶厭祖父業變姓名從墨氏游盡得其通神之術由是知名初寶之先有錢氏者亦以通神之術顯迨寶出而錢氏遂廢然其術亦頗相類故不知者猶以為錢云寶輕薄柔默外若方正內實垢污善隨時舒卷常自云得聖人一貫之道故無人而不自得流俗多惑之

凡有謀於寶小大輕重多寡精粗無不由隨人所求自公卿以下莫不敬愛其子姓蕃衍散處郡國者皆官給廬舍而加守護焉其有老死者則官為聚其屍而焚之蓋此墨之末俗也寶之所在人爭迎取邀致苟得至其家則老稚婢隸無不忻悅且重倚遂守敬事保愛惟恐其他適也然素趨勢利其富室勢木每屈輒往雖終身服役弗厭其寔人貧氓有傾心願見終不肯一往尤不喜儒雖有暫相與往來者亦終不能久留也蓋儒墨之素不相合若此寶好逸惡勞愛儉素疾華侈嘗客於弘農田氏田氏僕且晉寶竭誠與交田氏沒其子好奢靡日以聲色宴游為事寶甚厭之隣有商氏者亦若田氏父之為也遂挈其族往依焉蓋墨之道貴清淨故也然其為人也多詐反覆不常凡達官勢人無不願交而率皆不久敗事故其廉介自持者率不與寶交自寶之術行挾詐者往往

偽為寶術以售於時後皆敗死故寶之術益尊是時崑崙抱璞公南海玄珠子永昌從革生皆能濟人與生俯仰曲隨人意而三人者亦願與寶交苟得寶一往則三人亦無不可致故名譽咸歸於寶焉寶族雖夥然其狀貌技術亦頗相似知與不知咸謂之烏寶異史氏云論曰烏氏見於春秋世本姓范若有餘技焉烏獲以力顯於秦至唐承恩重胤始盛迨寶而益著寶裔本褚氏則而自謂烏氏則變詐亦可知矣寶之學雖出於墨而其害道傷化尤甚雖孟軻氏復生不能闢也然使寶生於唐虞三代時其術未必若是顯然則寶之得行其志者亦其時有以使之嗚呼豈獨寶之罪哉

後樂齋記

方孝孺

匹夫而憂天下無位而論世事時俗以為狂而君子之所取也以言乎位內則公卿大夫外而牧伯守令祿豐者任崇職要者憂重

匹夫固若無與焉以言乎道吾於所受於天者異於眾人若此其遠也天豈徒以私我哉故大而天地小而人物而我同類者或亦弗遂其性皆吾之任也皆吾之任則皆吾之所當憂也安敢以身之卑職為解乎古之人不敢以眾人待其身亦不敢以後王望其時顏回繫然布衣而自比于舜伊尹在草莽而思致其君於堯舜非為夸大之論也道當爾也夫人在乎居已有仁萬物之心假之以位其功業孰禦乎故憂天下者天下之所恃以為憂者也鄙夫則不然務安其身而不恤乎人悅乎君而不顧乎後世其未得位則汲汲以求既得之則極嗜好奉養之華以為樂生民之艱瘁政治之闕失若已不聞焉其心非不欲保祿位然其所附務既私甚則債人之國否則債其身固有不能免者以其自為之心太急而宴安之樂固早也苟能憂民之憂而圖利安之雖不期乎身之

樂而樂自至矣寧有危敗之禍哉余少時誦范文正公之言而慕其為人以為賢者固當如是既而觀其在仁宗時不獲大行其志以死每慨然嘆息以為仁宗近世之治主公經世之偉才猶不相遇合則世之有志如公而不值主者宜乎其多矣及游四方求當今之士而友之欲其所志如公者未始一見然後又知非惟治主之難而有志者固少也近於京師識永嘉戴居思持思持為太學生試事於外數年有司未之用賃室以居緇袍素食困貧特不可處思持不以為憂每語生民之故輒深思長慮如切諸身然扁其室曰後樂若慕文正公之言者余於是私愛焉士之不能行道者憂貧賤慕富貴之情害之也而思持獨不以此為其心其思於常人遠矣夫異常之事雖微而不廢古之義也乃記其齋以告於世焉

送少保黃公歸永嘉詩序

楊士奇

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永嘉黃公以病蒙恩賜歸於鄉
 同官卿大夫相與賦詩贈之而謂予序始公以病在告上命醫往
 治歷五閱月弗瘳於是作其去歸之志其交遊有嘆其際亨會而
 遽違榮私為公惜者亦有高其當盛滿而戒止足以為公喜者士
 奇曰皆非也夫役志於富貴淺丈夫之事固不足以知公脫屣乎
 世累獨善者所為亦非所以喻公公起自諸生不三十年致位三
 孤階一品在崇重清切之地名聞海內方將勉副重寄慰人望乃
 引恬山林以自高豈大臣君子之事哉公聞之曰子之勵余是已
 而豈余之所得已哉聖天子聰明睿智英文神武過古帝王矣股
 肱羣臣方濟濟都俞相得於太和熙洽之朝淮雖非才何幸忝陪
 千載之遇顧獨寡祐而纏綿疾病歲月之久尚可久孤榮祿而不

清江雜錄卷之三十四

退哉遂入疏白其情上憫而從之且命疾已復來公明日入謝賜
 鈔萬緡勒兵部給驛舟又明日陞辭加賜萬緡夫不强其難不舍

於舊陛下仁與義兼盡矣於是在庭文武之臣皆喜以為儒者之
 而士奇獨不能無感焉者太宗皇帝初臨御擢文學之臣七人侍

從左右任遇甚厚公及士奇皆共焉仁宗皇帝嗣位七人者五人
 在無幾太子賓客豫章胡公引疾去其四人任遇益厚白上嗣位

一循祖宗之舊以任遇四人公今引疾去四人士奇犬馬齒最先
 又最病既不能分寸裨益當是徒塵縉紳之間觀公之去其能無

愧乎公今年始六十上有九十之親既歸無所累其心而日奉天
 倫之樂神怡氣平將復於康和必然之理也然則上之寵命公能

終忘之也哉贈行詩九篇詞不一肯其同於余者三之一云

送林教諭致仕詩序

楊士奇

永嘉林士賢先生今年八十有九矣以分教邑學考績來京師書
最朝廷優異之陞教諭俾致事行且有日大丈夫為詩送之右春
坊大學士黃公屬余引其端古之君子學而成也其未嘗一日而
忘斯世故或施之政事以利天下或推之講學以淑諸人一持必
為之志恒久而不息不以強壯衰弱而或有作輟也蓋曰天之所
以畀我豈使自足其心而已存心之厚如此然夫之所稟其聰明
精力既老則衰矣雖其志篤勤弗懈而身不足勝其事故先王有
七十致事八十拜命一坐再進九十使人受之制夫人之生有不
能七十八十者多矣况乎九十又足以勝事哉漢伏生年九十考
文欲召之而老不能行使掌故往受經生不能正言至使其女傳
言今林先生幾於伏生之年而懷惓惓之誠以勤教為盡臣職以
育才為報君上堯勤不倦非存心之厚歟然清明康健馳涉川陸

二十餘里述職京師趨進拜俯感儀翼如光膺寵命歸樂其餘年
非盛福也哉觀其身論其心詩而送之不亦宜乎

歐乘補卷之十三

王西華先生半山藏稿序

東嘉黃
同邑傅
漢鶴樓纂輯
傳聲谷參校

湯賓尹

富貴壽考文章功業之類物之異者人爭取之矣夫美物必有神
焉司之物忌完取忌多天之數也人之情也孤庸之子憤其獨立
爭之旦暮之間於數者偶取一焉而沉頓歲年剗刻筋力精已耗
矣逞及其餘故欲嘗易足而取於天者嘗寡聞敏賢志之士饒姿
才廣方略其意氣無所不之造物之內苟有以為美者則高才先
之矣且夫開敏之士多世族焉出也富貴所自有矣宮廬服輿食
飲聲色之奉宜有以過人孰非天之寵與既已飽此又侵彼焉生
人之情曷有已乎與者妄少取者志多不讓人以贏而留鬼神以

餘所得滋多其損也滋甚於貴官顯爵殊功偉伐高材能文章名
譽警絕皆造物之忌也有道者之所不兼也取也博物多才美詞
華剽剝今古又文章之忌也作者之所不出也蘇子瞻云楊雄好
以艱深之詞文淺近之說夫揚氏之學亦復不淺矣露文白意淺
而出之即子瞻亦當引心自負奇博不肯捨止千載而下猶未免
為人所窺請才勝而不能降學博而不能割斯亦多取之報也郡
大夫王君刻其尊人西華先生藏集於街齋余得以觀焉所為詩
若大文要性靈發之嚴於矩尺絕無虛華蕩肆之態非代之爭工
於形似者初先生投藁篋中曰吾無意於文何以示人夫古之論
文非能為之工乃不能不為之工而弇州之銘先生也亦曰幾不
盡秘乃有文言深於先生之意可以知文矣先生連代為貴人世
其學登第四十年居官僅八歲退而老於半山故所讀書處蔬食

布衣吟誦不廢若諸生先生之取於世蓋多所不盡之思也郡大
夫為廉吏一介不取王氏之長此物之此志爾眾之論先生也以
行以文余之論先生也以意夫意有所不盡取者君子之所以還
造物而詔後人也明萬曆庚子春李吉

章恭毅公年譜序

李東陽

年譜之作蓋出於族譜家乘碑誌表狀之餘譜乘所該勢不得以
備載傳誌雖一人作亦舉重大而略細微孝子慈孫門生故吏之
志有不能盡者於是因年而譜之則自生卒履歷至於言行勲績
固不具錄而凡涉交與形著述亦附其下使後之讀者不待遠詢
博考而展卷開覽已得其為人紀述之書宜莫有詳焉者矣然必
其人德望之隆重功業之顯著惠澤之深厚足以闡氣運繫風俗
存不虛生而沒不為徒死者乃可言譜不然則繁文縟節惡足以

為重而必用是為哉贈南京禮部尚書章恭毅公之卒也既有狀
有志有神道之碑哀輓之詩其子玄應為南京給事中時嘗自為
年譜一帙以屬於余請為序比以陝西參政入朝復申前請予弗
能讓也夫天將昌國家之運必有忠貞鯁亮之臣出為世用以播
其勲業即不得用亦發為讜言正論使天理賴之以存人心恃之
以不死名教立而命脉長其進其退天下所視以為重而况死生
之際哉當景泰時顛危甫定而邦本遽搖於是章公者以儀制
郎中言復儲事坐與鍾恭愍公同通下錦衣衛獄備極考訊又與
廖恭愍公莊同賜杖鍾竟死廖亦遠謫而公獨在縲絀幾死者亦
數矣天順初特擢為禮部左侍郎成化中請老致仕而去方其職
在一司秩不過五品開口攘臂論國家大計雖身困言屈一時天
下皆知有所謂若義所謂風節以至英祖之光復憲皇之顯紹神

功聖德鏗鉤炳耀於天地間而公之身及際其盛雖遠處南國亦
隱為天下重微公輩二人則名義風節皆未可知而天下之事
去矣是豈非天之有意於國家億萬載靈長之祚而然哉觀入獄
之時有黃霧四塞之警屬纊之夕有山頽石壞之異彼天下之人
紛紛藉藉羣生而旅盡者固不得而與也故書生以志其始書卒
以志其終其間履歷論議忠難寵榮之故皆備書而不絕茲譜也
誠不可以不作也士之披覽前史見忠臣義士起敬興慕必考其
世行而求其為人况出本朝生近歲風聲義概之所動耳目之所
擊者因是而求之豈不足為廉貪立懦之地哉譜之作殆非為一
家計也公奏疏載國史文章著家集故譜但存其名不複錄庶他
日得以互見云公諱綸字大經溫之樂清人正統己未進士玄應
成化己未進士以才行世其家少子玄會今為太僕寺主簿

章恭毅公文集序

張 詠

天眷皇明錫以骨鯁忠貞之臣俾之用以贊治化匡社稷扶綱常
隆世道於當時而餘芳遺烈足以起頑立懦於千百世之下若南
京禮部左侍郎贈尚書謚恭毅章公蓋其人也公在景泰初為儀
制郎中即抗疏論太平致治十六事次論禦戎次論鈔法次論幸
寺次論恤民次論時政次論朝貢次論科舉最後論修德方在一
司秩五品非束鈞軸當言路也五歲中疏入者八九皆國家大計
言人所不能言者也其修德中言朝上皇復儲位事闕王體國是
尤大言人所不敢言者也疏一上舉世避之而公坐是得禍矣首
尾困縲絏七年考訊無完膚繼受大杖一百瀕死者亦屢矣我英
宗皇帝復辟之初首釋公是夜索公疏讀之俾不可得隨聞之內
侍口誦以手擊節嘆曰好臣子明日擢公禮部右侍郎蓋簡在帝

心久矣公下獄也天大風黃沙四塞人心杌隉釋囚之日也連日
陰霾至是開豁京城男婦聚觀如堵有泣下者擢官之日也中外
臣僚下至衛士以及行路之人莫不舉首相賀一時骨鯁之名忠
貞之節掀天揭地雷震於四方矣由是觀之公危言謹論一發雖
不盡用而於治化社稷增重多矣至於殊榮大辱之如綱常世道
又因之而振肅焉千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頑可起而懦可立豈誣
也哉謂非天錫不可也惜乎公以公輔之器而沉於下僚後雖任
以卿佐尋改南都未哀乞骸去矣其素所蘊蓄容有未究其用者
故往往於文章焉發之平生所為詩文甚富雖一時應酬之作亦
皆本於性道節義該乎人倫物理不為無益之空談故雖不屑屑
求中於文士詩人之槩度而精誠貫金石光焰奪星斗非有本者
能如是耶竊嘗妄評公之詩如闕雲長直取顏良頭於百萬軍中

而陣伍有不必設焉者矣豈尋將帥敢為哉蓋詩如其文而文如其人如此公薨之二十二年冢嗣方伯玄應始編次成集凡二十有七卷詩文若干首刻梓以傳屬詞序其端噫詞何人敢以不腆之辭辱公之文哉顧益慕公在山斗之地非一日矣重以方伯孝思之意不可孤也敢論述其闕繫於天人之大者以見公所以取重於世者有在也是亦論世之意也公名綸字大經浙之樂清人有年譔奏議進思錄困志集已梓行於世矣方伯才猷茂著而有文所以濟公之美者未艾也

義則序

王慎中

永嘉項歐東先生取本朝會試及兩京十三省鄉試諸錄四書程式之義擇其文詞之美而義不詭於傳注者凡數十篇評而著之凡作者之意所以然其體之所宜爾疏別闡發爛然可覩義則之

為文其言不踰數百而其首尾具有定法宜無所藏其變由先生之評觀之則其正反開闔揚唱歎順逆周折騁控張欵其變不窮而文之情狀極矣不徒使觀者悟而知向思焉而有獲而作者亦復躍然自失能自為文而不能自言其文之為如此也噫何其精也其文如此而其義歸於不背先儒之訓解以達乎聖賢之旨而可以為治此業者之法故名其編曰義則先生之學最為明於朱氏之說而得乎孔孟之所以言者其為舉子業洗刷凡近探抉窾奧宜作為程文以式後生而其所守職事與試事不相直不得用其文為程式其所自為文學者別傳之耳先生所至於職事之外輒有以教學者而黃生日照孫生振宗實始從授此編而卒業焉二生以呈郡博士紀君博士以呈郡侯方西川公曰不當使治此業者人挾一編耶於是義則之編刻成余覽其書而序之曰射御

小藝也而秦豆甘蠅以名其身而傳後世由得其理也其視銜轡
弓矢若被服之具食飲之器而省釋於百步之正先後乎二十四
蹄之間若食飲而被服故可以閱壯老而不厭事物之外方列乎
前而不為之變而衡韉之工苦馬之驚駭弓矢筋角筈鏃之良惡
端袞可以手揣而知目逆而辨也其語人法也而所能得其理者
唯精者然後得之彼所以習其徒於足目使之行乎獨木之塗承
乎牽挺之錐而駢駢不陳於側侯鶴不設於前蓋其未撫六馬而
所馳之者已具於足未揖二耦而所以中之者已存於目故能總
駢駢而不亂當侯鶴而不失是編也亦先生之所以語人者也是
不亦題工若駑駘之書而記良惡端袞之策耶在存乎精者自得
之耳然吾聞齊扁之輪也行年七十而不舍推鑿其得之於心而
應之於手非為輪也道也故其老於斲輪而不名為藝有精於是

編者既得之矣尤宜以是觀之嗚呼是推鑿也偃師精之以為淫
巧而齊扁以為道故吾序是編既患學者之不能精而尤患其徒
精也嗚呼此不亦先生之心哉

送山西阮參政之任序

何文淵

凡人才猷之美器量之宏者隨其所用而無不可孔子所謂君子
不器是也永嘉阮公以禮天性和易學問博洽由永樂壬辰進士
擢廣東監察御史其在職也扶植善良摧折奸慝凡所巡歷之地
人罔不稱其賢能清良吏部尚書麓公四川人未嘗輕許可往來
於京畿考察官吏賢否視公設施措置置咸當人心乃稱善不已遂
擢為四川憲副特以遺惠鄉人也公之在任待人接物和氣藹然
無崖岸峭厲之色及其臨事則裁度斟酌井乎有條而無乘錯於
理時余任風紀出巡四川凡官吏以貪暴罷去者不可勝計獨公

與今禮部侍郎陳公以最稱公真無孤於蹇公擇任之意哉越數
年余出永嘉詢訪民風耆老數與余言沅公家食時資業甚富出
仕之後田土大半易田錢以供官費而妻孥不免於飢寒所居之
之室不蔽風雨余甚嘆異比又聞公自西川滿考來京屬官有饋
飲食路費者公正色却之饋者曰公昔在任則不敢以貨利瀆今
公去任奉此將以報德公曰平生不知此味發舟而去一無所受
余每嘆人之居家官味於正亡者百計積聚貨財增置田園營建
居室以遺子孫乘駕車馬服用羅綺以夸鄉人然此果官之俸祿
乎民之膏血乎視公之清操介然能無潁乎廷臣議公遷擢次第
余亦與論列咸謂公宜為憲使未有員缺迺轉公叅政以俟遷擢
而公遂有山西之往或言才德俱美宜任六卿乃復出補外藩於
常情不能無不平之抱公曰固官之於內固求盡職官之於外亦

求盡職使在外能稱而在內之不稱則不若外補之無嫌也吾聞
而喜之知公求無愧所職也然今聖皇御極孜孜圖治選用老臣
置諸左右若公者豈久於外任乎公行矣吾知山西郡邑翹首景
仰焉

永思堂記

薛瑄

余未二十而失怙四十而失恃終天之思未嘗一日忘於懷是非
強然也蓋出於天性之不能已也宣德庚戌春再會永嘉陳君廷
斌於沅州詰及思親之故若出一軌又非強合也蓋出於人心之
所同然也既而陳君謂余曰吾家故有堂二親平昔之所居也親
沒而名之永思今宦游四方回顧斯堂雖邈隔江山而思之之切
寔發寤寐子幸勾我一言異日倘得便歸將書之壁以勗所思於
無窮余曰君之思既得我心之同然者矣尚奚待言哉雖然人子

於其親之心嗜好聲容動作真若常在耳目而思之不忘者固如
向之所云矣至若子之一身皆親之遺體又能愈加謹慎毫髮不
損有行不虧以思無忝所生而有以肖親之德侈親之名則永思
之道益無不備焉陳君登臺為才御史光賁泉壤會有斯日所謂
顯親揚名以全所思者將不在於此乎請以是為便歸之記并以
自勗終天之思云

撲齋記

楊士奇

永嘉郭文通精繪事太宗皇帝嘗賜其名曰純既拜命退而名所
居曰撲齋蓋撲幾於純純以德言撲以質言由撲以達純也繪事
自唐虞見於經蓋備五采之施而藝之至文者也一色不雜為純
在人為至誠之德聖明之意其欲約之使復於太古之無事乎三
五以前純智離巧迨夏與殷猶尚忠質至於成周而文盛焉蓋勢

則然矣聖人豈不欲長用古之道哉孔子曰如用之則吾用先進
其意可見矣其亦如民之初生赤子之心純而無偽既長而欲動
則私意日滋向之純而無偽者日喪故孔子之教亦使復其初耳
純之所以名同繪事後素之旨文皇帝之心孔子之心也固欲天
下皆純質之俗斯民皆誠篤之行而况左右供奉之臣哉純能欽
承聖訓以名齋居其亦欲朝夕起處體諸心誠諸行不使有一息
之或間一事之或戾以仰副文皇帝之心而不忝乎純其有志乎
哉夫撲之為齋也必忠信以為址靜貞以為宇澹泊以為局簡約
以為牖斥浮靡之玩謝矯飾之游黜智巧之務執其誠守其一以
任乎自然如是而可矣勉稱純也純為人和厚明敏自永樂初召
至後擢管繕所丞上嗣大寶之初陞閣門使云洪熙元年三月記

拙菴記

色瑜

歐乘補卷之十四

暘湖別墅後記

王世貞

東嘉黃漢鶴樓纂輯
同邑傅傳聲谷參校

諸稱名山者得水則雄諸稱名園墅者得山水則益雄而園墅山水之雄尤不可兼得都會之地王侯貴人足以號集財力而苦於山水之不能兼山而巔水而涯肥遯幽貞之士樂棲焉而苦於財力之不易兼以是有兩相羨而已予之治三弁其地雖非大會然差亦易辦而其不能兼山水則如之予不愛其財力以鑿深而壘危初若以為小兼者而終不能其真得永嘉王陽德先生昔駐節於吾州每過余弁即徒倚竟暮不忍去一日忽慨然而歎曰仁知之樂則子庶幾哉雖然猶有待者也以不穀而幸生永嘉清華

之所會又幸而有無待者在問其地則曰暘湖之別墅既而曰惜哉不穀之未究吾思也今者見子之奔而有遺憾焉謂黃彪貌其大都以屬予曰子姑為我記之予乃粗述二畧之勝所自乘輿蹇之水而為雄瞿郭三溪南山折之合而為暘湖因東畧之行據湖之勝而為墅墅之中環秀峰而為堂者一叢羣卉而為軒者一承初陽沐松柏而為樓者一其大較如是而已而復設隱報先生曰先生試觀乎茲無待者以此而當吾奔可也我有待者然無適而非公所貌也先生唯唯尋用量移去吾州天子下璽書歸大鎮而先生不肯出向者介曾生於念而書謂予賴子之庇天賜不穀以日不穀有完力而從事茲墅以不穀而求子志記語不得也以子記而求不穀豈不得也請重為子言之而墅面湖南向吹臺峰其高刺天樹石坊焉榜之曰河山會秀志大觀也坊前後松柏槐

柳皆合抱中門三楹翼然署之曰暘湖別墅志吾居也入門循龍尾道而上得堂取康樂語曰清暉堂左有閣登之而四山之色若縮帶曰紆青皆志吾外境也閣稍東數十武而得靜室曰潛光志吾內境也折而東短垣竇之啟扃而呀然得荷池四畝而羸夏秋時紅白萬柄清香襲人亭半侵之曰暑香清暉之右趾得方沼畝而羸錦鱗百頭相狎且適據軒之曰和樂循軒而北得圃五畝而羸名花百種與峰巖紫翠相奪曰聚秀水涓涓流花間可以浮觴沿圃為渠沿渠多樹桃李曰紅雨蹊綠篠千挺半之得亭曰連漪蓋清泉自屋杪下無所不受其滙而池潯而沼流而渠若珪若璧若磬玦者皆是也至園而墅以內之事始既出墅翼而門其左者曰迎晞右者曰含景其陽為長隄千尺以限湖波甃石固之桃李芙蓉相錯曰錦浪隄隄南當湖中有洲焉故有臺而無橋臺

亦草創而已。斃而崇飾之名之曰浮碧緣。是跨石橋若渴蛭而達於洲名之曰聯璧橋。之東折而北得佛廬。負小山而面湖。曰寶界。菴由菴梢北得一嶺。叢桂覆之。曰金粟嶺。自冒詰曲而上數百步。曰穿雲峽。出峽轉西南最處高。得喬松數百株。攬其杪臺之而重湖連阜之秀。一目而盡。曰超覽。自臺降稍北得修竹數千竿。芟其中館之曰筠阿。出筠阿數十步轉深而古木壽藤曲翳之。曰綠沉。坳轉而西流泉之所注得方池。曰渟玉。沿沿水自石瀨濺而下小澗以環清暉堂之右。蜿蜒若虹。曰臥虹澗。度臥虹之西小橋得石臺。据水而竹復翳之。西日不下湖。風時來於暑。益快曰清涼界。稍折西北得一塢。多種古苔梅。臺其最受香處。曰香雪塢。至塢而壑以外之事始既。其它田數十畝。當野後青鳥法按之。可以菟裘其東。復為嶺高峰特秀。兩山拱揖。復按之。可以元宮不穀。且次第偉。

工矣。子以為有待耶。無待耶。子為我重記之。以為奚弁。若予讀而色飛。左顧曹生。曹生起而曰。其然。某獲侍先生杖屨。一寓目焉。憶予曩所記。以先生嘗讀書茲壑。得所謂流峙者。以成其德。所謂潛植者。以成其材。所謂風行露潤者。以成其文章。而后為世用。今茲先生之用未盡。究歸而出其全力。以朝夕於茲壑。宜其兼也。夫不知者以為昔無待而今不免有待矣。智者以為有待而竟無待也。願先生時時坐潛光湛然之地。一芥子亦無著間舒之而方寸者。吞八九雲夢。而曾不窒礙。夫豈直此拳山勺水而已耶。曹生曰。始子為記時。謂當長有弁而以先生不得遠。有暘湖為異。今先生有暘湖矣。子厭弁而捐以付游者。而束身於一團焦。僅斗大事。固難料如此。請持此言而質之先生。相與北向而大槩則子何如。

太玉樓記

李維楨

華蓋山在永嘉城中道書所名容成太王之天也王氏永嘉冠族少參公始治第山麓之左以傳其子觀察大參兩公則觀察左而大參右觀察公三子其伯為郡丞拜相國謝不受命以恩詔進朝列大夫仲叔皆光祿而郡丞有四子伯昭文為諸生高等兩光祿復各有子可十人則以左畀昭文昭文構樓讀書其上名之曰太玉而介其所親方子謙俾余為之記蓋方士家若公孫卿輩言仙人好樓居漢是以有飛廉柱觀祝釐集靈祈年延壽神明臨仙臺通天盤承露封太山禪梁父冀幸一遇而永嘉濱東海蓬萊三山金銀宮闕如或見之昭文所居故稱洞天無亦有仙乎憑虛御風之想耶而昭文意非然也古者五等封禪建國以世及而士庶人田宅授受皆官主之封建法廢而公卿大夫家亦與士庶等子孫多食指繁不然能盡賢則勢不能無分異教化廢風俗薄則又有

好分者而以屢世同居為盛事然此未可謂常法亦未可以盡罪今之人也古不有尋曠林之戈詠闕牆而賦角弓者乎余竊以今之分產猶昔之封建要以約束人如田有畔室有垣布帛有幅各止其所而不相覬覦侵越保世承家傳之久遠法無便於此者宋宣公不私其子吳季子不私其身而公羊胡氏猶多求焉曰君子大居正夫豈不義而二子言之是或一道也今為昭文之叔父者欣然而授之若曰是吾王氏之家督也吾先君之世世承祧者也又若曰兄弟之子猶子也禮引而進之者也為昭文者欲然而有之若曰是先王父之寵子家大夫之愛弟也不自有以畀者也又若曰先王父家大夫居此焉不穀不足以嗣之於不穀為侈也居讓之實而辭讓之名授者不任德而受者不以私惠歸德率是道也天下亦安往而有心競力爭之事哉安寘長久之術以方三代

盛時何以尚焉余聞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故有分荆合行葦敦連
理交讓同巢共乳草木鳥獸大順咸若其為吉祥善事詎在游仙
下乎崑崙之十二瀨鄉之九柱江漢之黃鶴皆仙人樓居也令至
今存何闕人事未若茲樓可以訓孝悌之義明禮讓之風雖有仙
跡存而不論可矣為記以詔王氏百世本枝而併為適子勝且以
風天下之為人父子兄弟者

繩武堂記

李維楨

下武之雅曰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昭茲來許繩其祖武夫非孝思
何能繩武雅之稱祖武者省巖原相陰湯觀流泉取厲鍛止基理
則歌公劉直繩縮版揀度築削百堵皆興立應門皋門則歌古公
雖簿物細故悉數不憚其煩豈不先人締造殫竭心力所當繹思
無忘世守無暫者哉播之金石絲竹奏之宮廟朝廷傳之來體以

代耳提面命蓋孝思所寄繩武中一重事也永嘉王氏為烏衣後
裔其在本朝自封通政公以下纓綬相禪文行濟美與國同久封
公卜居橫塘左大江右大羅三川前滙黃石後鎮以傳其子叅議
司城二公嘉靖乙未叅議曾分為左右同門異堂而其子憲副參
政兩公與憲副公子郡丞州丞光錄祿事公三子人實生於斯嘉
靖乙卯憲副兄弟避島寇亂遷居郡城界錄事公以潢塘宅歲久
圯剝繕修若新顏其堂以繩武余藉年誼而成世講知其稱名之
有以也亦以詩徵之周公弔二叔之不咸作棠棣之雅眷眷於光
弟和樂且孺而孔子以為父母其順乎其後據南斯于南山之勝
為竹苞松茂之居嘉其似續祖妣而祝其兄弟相好乃能寧處致
熊羆多男之祥蓋祖父視子孫一人耳而不令兄弟相尤故參商
異域分崩離析等天性於路人惟不能以孝思繩武之故至此王

氏之是堂也恭議公而來為兄弟者四世或分或合而兄弟無間
言自仁率親自義率祖雖數十人如一身百許年如一日在被在
此不即不離祖父有靈見兄弟怡怡無改昔日寤不居歆乎此繩
武之孝思因堂而彌章非因堂而始有也王氏子孫之盛非直地
地靈良由人和余原名堂之意而願居是堂者益昌厥後書云惟
孝友於兄弟而後能考孝思而後能繩武無二道也是用為政記
以詔為人子孫兄弟者有所矜式焉

刻太平經國書序

孔天胤

唐賈公彥叙周禮廢興言周禮起於成帝劉歆而成於鄭元附麗
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為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惟有
鄭元徧覽羣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碩之論
難使周禮義得條通易曰神而化之存乎其人此之謂也是言禮

貴明義而神化在人夫三代之法至周則稱盛治備焉今觀周禮
載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是所謂法
誠甚盛備然自文武成康既沒治亦漸凌夷於舊當是時道未墜
地政布在方策即其變已如此迨其衰微秦悉更典造端思垂萬
世然不二世而亡漢興多襲秦故然文景之間黎民殷富海宇向
風至與成康比隆此其治蓋不專在於法假使文武為君周公為
相雖不作周禮太平_{天下}其太平哉世儒好古謂不復周禮終難以語
先王之治規模宏大條理纖微其義止以為民民生既和則法制
雖陳而非有所恃后世先不為民民既傷猶曰法未之嚴文已深
又從而繁之由茲之治雖品式盡仿周禮天下其能太平哉故治
天下審法度在明其義而神化之苟有為民之實矣而不可也若
周禮者其為民經慮詳矣永嘉鄭氏著太平經國書推言周之為

民而義益大著然余未嘗見嘉靖丙申大梁高使君初刻山西布政司內余乃徧觀焉明年丁酉余飭兵穎上士多藻彥因出其書託縣尹姜子時習為翻刻之與諸士同觀又明年戊戌五月而翻刻成冀南孔天胤序

重刊葉水心先生文集序

王直

昔宋盛時以文章名家有蘆陵南豐眉山臨川數公者窮聖賢之奧究道德之微故其為文足以繼漢唐之盛天下皆師尊之南渡以來作者猶衆葉水心先生其一也先生之學浩乎沛然蓋無所不窺而才氣之卓越又足以發之然先生之心思行道於當時而見之功業不但為文而已也觀其議論謀猷本於民彝物則之常欲以正人心明天理至於求賢審官訓兵理財一切施之政事之間可以隆國體濟時艱然未至於大用而道不盛行今之所見惟

其文而已豈非可惜哉其論林栗一書有功於斯道甚大時栗倡道學之說欲鼠逐文公善人君子皆惴懼先生獨上書於天子論栗姦邪請加摧折以扶善類國家之本莫大於是先生正直光明嚴於善惡之辨如是今去已遠而其言存是亦可以不朽矣章貢黎諒字公允早得先生之文讀之固已起敬起慕然恨不得見其全及為處州府推官乃先生鄉郡常行縣訪之士大夫得奏議記序等作八百餘篇手自讎校分為二十九卷鈔梓以傳而屬直為序於乎先生之文豈直所能知而亦豈待序而傳哉念今之序者於其分所當為上之人之所督責猶有不能盡其職而挂於吏議若非其所當急則怠廢可知矣公允為此文非其所急也而知之深好之篤勤敏足以有為從容於政事之餘收輯而刊布之使知前之諸君有以繼後之為士者有所視法而興起尚賢與善之意

厚矣是可嘉也故為序而道之景泰二年三月朔日

侯二谷先生集序

董傳策

昔者孔子歎才之難而顏氏子自謂既竭吾才至孟軻氏論性以不能盡其才為病蓋自孔門由求善政事偃商善文學賜予善言語各局偏長未幾大道雖雍之居敬薦之孝猶不與傳道焉故堯舜之道孝弟而士猶以稱宗黨者為次古學為已而君子猶疾沒世不稱名名非有聞於人之謂謂名教所持以有立者蓋古今之通義文獻之與世為楷者也斯殆至道流形之妙幾得之為德而裁成之為才其立之教為名是以善務學者日孳孳焉罔暇逸焉雖在大聖人猶云發憤忘食好古敏以求之况其下者乎後世才德離而三立分世儒矯偏之說若以為繇心應務亡假問學傳者復渚其旨至謂士可無讀古書雖文辭並屬玩物嗟乎君子博學

於文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士非患博學也患其徒多學而識也何也博者精其義而識者襲其辭又苦猥瑣也士非患文學也患其文不適用也子曰公旦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此病為才使者也非病才也且夫化機活潑人心靡惑不應即使士不讀古書孳孳務學適世用將遂繆悠木強而後為愉快乎世之談理學者其意見常與文士相左余以為局偏長歧素業以言乎失道則均焉樂清侯二谷公今諸生中負才名者也其所著讀書記炳然大義數十大都闡發微言剖析疑義要之咸澤於道故其為詩雖鈞左馬之玄宋選騷之雋然皆湛思淵默自運樞機其匠意謹論醜物逼肖其旨屬其辭工其鋒淬而不露斯藝苑之矯矯者也端可謂博雅君子矣余久服高聞靡緣晤覲比公以行部訪余成所一見歡若平生遠辱以集屬校余固謝不敏公且欲然

國東補
屢誘掖之也已復移書曰方今朋交泛應靡假繩削鄙心悵悵如
瞽不忘視嗟乎公所為虛衷若此其殆不為才使者與聞公少敦
孝行尤推好潔修所至咸有聲績可紀今其文適世用又若此行
且竭其才當軸斷斷為時重哉如公者其非驚虛談局局拾瀆者
流審矣會公轉輅汴藩復以書見屬而余縻紲尺伍道左且長繇
請益重虛長者教命僭傳不倫之辭誠知無當公集持有概乎兼
資假之抽臆就正云爾安得更從公上下其議論追聖哲之謨考
皇王之略折衷今古人才稱一快焉雖然斯特為公經世者設也
余且將繆悠木強以逃矣嘉靖甲子春二月望日

重刻會稽三賦序

陶望齡

會稽山水清淑君子之仕於斯其登高而賦多矣其傳者江左以
來於唐為微之蘭亭絕唱宋龜齡三賦而已微之自言常行平水

市中聞村校諸童所習詩皆樂天與已篇什當時所稱元和體者
也蓋至於禁省觀寺郵候牆壁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無不
道其一時流傳之廣自之有篇章以來未有及之者然至於今而
考問其遺吐其能識蘭亭絕唱之名者有之而亦寡矣而龜齡風
俗等賦乃更流傳鬻秀之童無不上口其傳家戶習殆似元和之
誦微之也夫微之見賞於當代龜齡不替於後來非敢謂文字之
優劣意其人功德於越有醜薄與然考樂天所謂狀稱微之觀察
浙東下車即奏罷淡蚶之貢課人築陂塘貯水以溉苗為越永利
八年而後去其功德在民不少矣龜齡擢第試民一陪幕辨俄有
秘書之召未嘗三年淹也即其以天語名堂民事作賦不過曰吾
以其餓踣流亡之狀告諸使君焉而已不然則悲鑑湖之侵削傷
和買之莫償嘆謁權之奪於有力焉而已非有馬侯堰水之功任

延張霸尚賢之化也。奚以使斯民久而思誦其遺文。膾炙而不忍釋也。蓋龜齡履繩踐准。伉直自致。其出處本末絕無瑕疵。微之峭直致稱。中見廢斥。乃援左貂以升駮。至爰立故儒。衡托諷於揮蠅。裴令激言於平賊。當時人情亦略可見。况乎百世以後。而責遺民以謳吟。思慕尚可冀乎。宜乎元和才子之名為龜蒙所聳慕。而竟至於不忍言也。嗚呼。孰謂文章與人不相倚為重相乘為久遠耶。然則三賦殆將與會稽山水共此天壤。吾又安知其所窮。若夫南公解故於渭南。胡君拔讐於苔雪。則又會稽之盛事。龜齡之功。臣亦將與是三賦俱稱不朽於天壤者也。

張文忠君文集序

楊鶴

永嘉張文忠公。遇主甚奇。成進士六年而拜相。甚速。旋去。旋召。進公賜更名。錫銀印。記賜游南城。西苑。賜手調藥。賜居第。書院。額非

出宸翰。則出獻皇帝御。其前後罷廢。於廷臣無兩。皆謂公以大禮一事中上意。而驟貴而竇非也。肅皇帝性好三代禮樂。述作天縱。顧盼廷臣。解所當旨。夫禮者文人憚以為細。而英雄豪傑又笑以為粗。大臣之學問能粗細俱入。則當顧問。過盤錯。直邛刃而解耳。公教授姚溪。精於三禮。讀書長嘯。以山中宰相自負。一旦遇時。遵會能理。奪明主之心。而以辯才杜三事。大夫之口。眾目睽睽。談笑自若。即使不言大禮。其議論之快心精神之透骨。世誰得而抹撤之。所謂豪士如玉山。千人亦見。萬人亦見矣。初公抗議時。桂公夢方公獻夫。夏公言霍公韜。不過緣飾公說。以就功名。而舍大禮外。如農蠶有議祭服。有議禮器。有議樂舞。有議郊社之分。合日月之配。享孔子之易。王而師。易像而主。諸君子能創一言。否試之少司馬。汰邊方之債帥。裁冒濫之冗官。試之總憲。決大註之冤獄。彈不

職之屬吏試之內閣革鎮守之宦官平潞州之劇盜定大同之叛
兵諸君子更能創一言否上禁中不時出片紙勅小黃門立索回
奏非勢切疾雷則幾難終公援筆隨答刻期奏進同官不及謀外
曹不及聞古典不及考而分陰寸晷之間如宿構於平時咄嗟於
倣頃者宰相須用讀書人公之謂矣肅皇帝由藩服入繼大統此
君之變局也公以一書生抵京而取相印若寄又相之變局也君
相之局變則朝局自不覺與之俱變議論必更新制度必更始非
特禮官不能違即君不能違也非特君不能違即天且不能違也
時也亦勢也易卦革之後繼之以鼎鼎之後繼之以震當鼎革震
動之初老臣宿儒齟齬執已陳之死局或可或否以搖上心賴公
援引書史反覆迭難廷議屈相權重而少主之威亦伸孔子得子
路而惡言不聞劉裕失穆之而謂人輕我肅皇帝不倚公誰倚哉

說者公一言取相類范睢公孫宏余獨否否公孫宏當會議開陳
兩端使人主自擇不如公之強直自遂范睢甫入秦秦太后穰侯
得罪去而公救解昌國公張鶴齡兄弟終昭聖皇太后之命世竟
得長繫皆公力也公五十不治生產近清禁絕私交近正功成名
遂身退近智而要公桐業不在是鮑叔之薦管仲曰其為人也能
不失國柄韓魏公平生以膽許人是二者惟公足以當之蓋大臣
之事君威福之柄不可有是非之柄不可無後世避威福并避是
非膽不足而國柄與之俱失矣若張公者非特肅皇帝救時之宰
相抑亦萬世救時宰相之藥石也而世以議禮一事盡公其得公
者膚耳比公之奏議不可以不讀也萬曆甲寅孟夏既望

張文忠公世家序

李光縉

當肅皇帝踐祚之初相君張文忠公者其中興之佐而名世之臣

也人但知公議禮之合而不察其執禮之正鮮不以為近於阿人
但知公取相之易而不察其居相之艱鮮不以為疑於驟夫孰知
公之所以合而非阿驟而非易也當是時上有欲尊崇興獻
帝后之心而公獨持其繼統非繼嗣之論在廷之臣所以嘔而
與公辨直以公之言弗為敬皇帝地耳非昭聖太后所以擁上意
也若非主上深信其諸不誦公之說而謬公之旨及夫升祔大饗
之議起向之諸臣所為與公辨者或默然而無言又或靡然而慙
愨而公乃深明其然以為帝而考之可帝而宗之則不可其所爭
於全統半統之間疑若與繼統之論相矛盾而禮實相成於帝心
不無順拂雖其後竟亦不知從而當日沮於其說之正持於其執
之堅且不得不少輟而姑待也張昌侯之獄帝有成心矣雖廷齡
有殺人之罪亦有所不憚於昭聖太后之故令公而不有危言感

動其間謂昭聖何謂四咨臣民罪公之言禮何公是以惓惓以昭
聖之春秋高為言寤以言觸帝之怒而終不令有殺前朝國舅之
名寤以身蒙帝之譴而終不使有傷昭聖太后之心至帝出重語
以曷止公竟持論不已後乃以聽悉緩諸當論者終公於太
后之世延齡得長繫不死公之力惟有深明於大一統之義
故始終以全統之說進有所排衆紛而伸之不為阿有所詆衆諛
而阻之不為忤又有所曲全而庇之不為私夫然後下臣民不但
有以諒公之心而且怡然釋喙於公當日之議其若不為孝宗昭
聖地者乃其深為孝宗昭聖地者也公為相多所興革建明帝亦
多聽之以中涓鎮守之官歷二三朝所不能革公一請而收之如
逐腐鼠其行政不為不專受上倚毗不為不篤獨考而不宗之請
天子終忤而不合然亦公沒後而復行之論者謂公在難乎免矣

嗟乎公所正者統所持者禮耳何知禍福何知榮辱茲其所謂名世之臣哉天子大尊顯公賜第宅里中又為建寶綸樓以藏御札皆前後相臣所未有然公歸亦貧甚公子之家不踰中人產令不有賜宅以居公廳事於旋馬何如哉公之孫二十石太衡君輯公行事自國史傳而下以及墓銘傳記之屬彙為一篇名曰世家按史記帝王稱紀將相文臣稱世家公中興賢相也故以世家稱焉光緡入甌太衡君命使序之因僭附於卷後

歐乘補卷之十五

東嘉黃 漢鶴樓纂輯

同邑傅 傳聲谷參校

賜湖別墅記

茅坤

賜谷王公繪其所為賜湖別墅圖移書以告坤曰茲湖也予永嘉郡所匯甌之西來諸山之水蜿蜒逶迤於以百折以出而東注者也湖中嚮環湖皆山中獨有兩峰為最高且峰故有吹臺世傳仙人王子晉所故吹笙處也予過低徊久之投詩以予迺稍稍卜築於湖之滸且屏吹臺而構之為別墅焉又曰夫墅枕湖中湖而洲字之曰浮碧茲則可磯而釣者也墅之後飛泉綠巖而出縮堂左右若帶焉字之曰湛然茲則可掌而掬者也堂之後折而東為小軒檻列名花數十百區字之曰棨芳茲則可擷而舉者也軒之後

又東為小樓松翠翳然字之曰紆青茲則可憑而眺以嘯者也後
復為竹林數十畝徑之為四曰春曰夏曰秋曰冬茲則又倣陶元
亮所開三徑故事而益之以一者也嗟乎予所謂亭榭臺館或不
能如古所稱金谷之麗獨其席湖而吟也澄波百頃峭壁千尺上
之可以捫松下之可以浴鴈鳧擢歌漁吹前呼後和四時之勝往
往與人間殊別吾嘗於明月之夜臨流扣舷山谷欲應佳氣襲人
冰壺若鏡閣按鞞川鹿柴之勝似亦未過之又如風濤怒號噴巖
浴日江妃撒絃鮫人罷織又如朝霞初吐青蔥可餐海若助之氣
象萬千此或騷人之所不能賦墨子之所不能繪而於赤城鴈瀟
匡廬瀟湘又將或遠或近或疑或似者也予忝中明天子甲乙之
科佩蘭握荃者二十餘年於茲矣夕之夢而畫之思而未嘗不在
焉君其為我記之予伏讀而覆之曰公安得得泉石之恩而邱壑

之夢乎哉范蠡之所以扁舟五湖者功成而身退也賀季真之所
以上書明皇而乞鑑湖以歸者遺榮而入道也今海內一統無兵
甲之爭而聖天子方共二三公卿招來俊髦以圖治功且公自尚
書郎以來聲聞日以鬯勲業日以崇中外之士望公之內召而柄
國家者朝且夕也公又安得仿范蠡輩相與匿景而逃虛乎哉客
曰君子處廟堂而不可無江湖之思茲固東方曼倩之所以避世
金馬而或猶以為條然埃壘之表可也時萬歷丁丑春二月望日
平陽林氏祠學記

宋 濂

禮之由生非天作而地設制之者人也太古無事之時固未有所
謂禮禮之立起於人情之變人情之變如洪水之潰制禮者猶禹
治水然左瀆而右疏排險而導下惟適水之性使各順其道而已
不可以法拘也水勢有古今之殊苟執禹之遺法而治千載以下

之水則不合者多矣奚可乎哉傳曰三王不同禮言禮因時而變也古者墓無祠度人惟祭其柩禮也迨至漢嘗祠墓矣祭嘗及高祖矣不可謂之非禮也今平陽蓋竹之林氏立祠於其始遷之祖之墓而祭之烏得謂之非禮乎時之不同禮亦不同禮雖不同而其人因情而立教者未嘗不同也初林之居蓋竹自名簾者始簾卒葬於華蓋山子孫至今數百家散處鄉閭服微情地者久矣其十二世孫元陽江縣尹淳懼其愈遠而不知所出也欲立祠於墓而未果淳卒其子今刑部主事陞遂祠奉簾之主朔望必謁歲時必祭皆率一族之人以從事祠後為齋曰思孝以會其族人復立祠於左偏祀晦菴朱子之象以其先宋吏部侍郎拱辰知信州于之南劍州起鰲及其父陽江君配祀即祠之前為學聘鄉人之賢者為師使族人子弟就學焉凡其所為未必皆合於古而余獨有

取焉者以其得禮之意也禮之目以千百數求其意不過禁止耶邪應導人以善而已人情之變也無禮以治之雖曰刑十人而不足教以禮可以使之立化於俎豆間豈若刑罰之威不若俎豆哉制之以其所畏不若因其所易知而教之之為速也夫以既遠久疎之遠有貧富強弱之殊苟提其耳授以法令使無相乘背必有不族可止者今也立一祠於始遷祖之墓率族人以祭疏者可以復親遠者可以致近富強者必不敢以是私其身而貧弱者必有所仰望矣其族寧有壞乎况於有學以為之教有先賢之祠以為之則其為族人慮者可謂備矣林氏之嗣人祭於祠學於學而能修其身睦其親者善為人後者也苟不能過於他族之人豈不負陞之望哉陞字若高敏事有才能故其所為能合於禮其徵記於余也遂推其意使歸而刻焉

高氏大宗祠記

薛蕙

大宗祠者大中丞樂清高公祖考之祠也高氏之先出宋大尉諱瓊太尉五世孫諱世則在建炎初為行營副使扈從南渡以節度使判温州因家樂清實惟高氏始遷之祖祠之所為名也祠作於節使度之孫諱新七後世祇乎不遂及中丞公曾祖父華亭令諱某皇考贈光祿卿謀某追孝嗣事歲治月飭益恢於初祠之創繼之概也辨其昭穆嚴其祔祀祭祀必時嘉事凶事必告凡節度使之所自出無間於親疎遠邇適祭而行事必皆至焉既而合食必皆與馬上尊祖禰下親宗族祠之大倫也有譜以紀世次有家訓以志教命有世祀之田以供窳盛牢醴有文字歌頌以章上世之美廣後人之思祠之雜制也舉祠之故考諸季禮度之義鮮不合者可無待言矣蕙辱中丞公之命茲將何言惟曰章上世之美廣後

人之思俾百世之下傳德襲訓無變於今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中丞公之志度在茲乎惟高氏錄一節度使而來蓋四百年名人累累不絕至中丞公復以重德顯於時家屬子姓衆多不可數今天世之氏族克世其家者或一二世或三四世微矣而高氏代序之悠長也子孫之蕃庶昌大也匪上世重慶之永其孰基之凡族之人始則合末則殊甚者戚末單而恩弗通而高氏之族統之以昭穆綴之以燕會戚者致其愛疏者致其敬無不足者相郵也無不善者相觀而化也匪上世貽謀之善其孰致之吾聞原水之出者大則下流之受者宜廣先祖之施者厚則後嗣之承者宜篤其承必思孝祖禰孝祖禰必思脩宗廟修宗廟必思睦宗睦宗族必須敦禮義此高氏世世子孫所宜從事也而况於中丞公申之以不匱之志

高氏大宗祠記

朱應登

朱應登曰是為東浙高氏之大宗祠也夫是為東浙高氏之大宗祠也夫大宗以篤本廟以收族祭以謁歛田以供事世以別序會以輯思茲其久遠矣夫高辛氏之族蕃傳曰世濟其美保姓受氏世不絕祠祀范宣子所云死而不朽者也故族廣者親合親合者勢強勢強者財賦生財賦生而禮教行矣語山者先崑崙其脉崇也祭先河而後海重其源也矧人乎哉粵自封建之制廢而宗法墮矣宗法墮而朝廷無世臣矣朝廷無世臣而流派衍支庶析忠義微矣是故論治有體曰惟立勢立勢有要曰惟萃渙萃渙有統先以屬恩屬恩有禮先以睦族睦族有本先以合宗合宗則異聯異聯則統尊統尊則嚮順嚮順則可使故宗法之立聖人所以厚天統也修人紀也定邦本也明世則也別生而分類秉禮而恢度

也是以君子明尊親之節叙彝倫之典識大公之道正經國之體嚴嗣守之誠立肇修之準恩可以遠溥世不弛於其遠義可以昭系不豐於其昵法可以繼往不沿於其習力可以宣孝不詭於其訓章亂祚也其胄彌以賢訂規則也其制彌以精紹先業也其德彌以恒徵世慶也其澤彌以昌是故君子者國之表也事之極也其道修於身其行尚於人祖宗作之子孫保之詩云猶有典刑言可繼也書云昭乃顯祖示能守也惠澤浸淫號流無窮昆國善家豈不肆歟大宗小宗之綱也繼別而始立廟而祀制服咸以哀舉事而必咨有君道焉所以一衆志而定均節也乃今惟高氏行之君子曰高氏之祠體式備焉合族有祠時盥薦也祧祔有倫序昭穆也祀田有租給供饋也會計有人防侵沒也亭榭池館之勝侈雄觀也名賢翰跡之富表文獻也歲時伏臘靡弗至焉重本始也會

高寒
享酬酢靡弗序焉燕毛髮也耄倪遐遊靡弗識焉禮過數也愛喜
慶弔靡弗繫焉情賸周也蓋自宋太尉公瓊之後從南渡來至高
輿者自世則公始構祠置田以倡大宗者自新七公始增葺而潤
色者為華亭大尹公拓地而繕財者為贈光祿卿述菴公嗜高之
象其久遠矣夫遠今我大中丞公文武忠孝克壯其猷用能敷聞
於時以光顯於國家於是乃祇承前人之休載為乘書以俾為高
氏之子孫者世守焉樹祖德昭聖德與張國維尚風教美之而述
是言也

遊仙巖記

王思任

泉石之奇皆泉石之聰明強有力所自致者泉不安於泉躍而為
瀑布石梁曰吾以之為驚河吾以之為狎雷而我其雄者哉大龍
湫曰夫匡氏之子九華之生特起而角之焉用此壁立為夫不有

空行而天吊者耶仙巖曰是誣其祖矣戴鼎盛以席垂成胡不起
家有奮發也於是乎有仙巖之瀑瀑不他藉賴從己腹中出如千
本大樹逆吐銀花突如其來烟呼雪喊鼓鐵亂鎗人相對上見口
張口翕必相欲聞則更語之或貼面附耳對瀑為潤澤亭予友王
季中即浮太白叫如何捉予臂轟飲以敵之而山人王碩卿年家
子吳聚伯吳闕仲俱侈其喉作笑語而瀑以為侮予遂盛氣相加
如腥風惡雨撲人旋舞且呼且逼似不欲富人一瞬者予曰子母
然我勸爾杯三伏月還當著故絹衣向君從容食白粥也季中語
之曰山陰道上人其言咄咄吾輩一日東道主於是雨漸撤而瀑
怒稍戢入仙巖洞觀所謂梅雨潭者飛沫濺流此地必無晴日一
洞射風口緊腹脹予吻袖而下偶為苔滑一決其袖而氣吸不得
呼幾為禁絕老人病人斷不可作此觀矣傍洞壁出噴玉磯忍晚

之則洄渦香眩萬斛明珠拔山搗下也急走上而萬衫眼眼寒寒
鬚髮是根俱為霧雲泚盡於是仍登臺悒想之巖名仙謂曾此有
仙飛去雪寒月冷力量在八索之上方廣以羅漢此以仙仙佛了
迥意人意矣亭前一樹簷甚而不免為當戶之蘭李中力勅僧即
克之青眼不妨頓白李中言振中玉亭上有三皇井黃帝池雷潭
龍潭更奇邃清遠而足不能蹈日雨又甚願以異日相携擇石齒
窺通玄洞洞可達梅雨潭望之窈窕而為水所壯掄轉翠微徑酌
流觴亭奔泉驛酒如浪不可以少待不能勝遂走憩蓮亭託遠公
以避難亭下池可方畝玉蕊胎含萬衣簇碧方馥時綉作瀑花之
布滿山荷韻不知是泉杏花香也卧象與獅子二峰聞積翠之勝
彷彿瓊島石磴曲屈泉從屋上經過屋下俱是雲堆亂綠濃寒竹
松都無語處反有怪榕十丈寄巖而產遂拜嘉樹之封此以下為

虎溪寺有慧光塔陳止齋祠有虎溪不在此有宋安禪師曾騎虎
此出入故得名有溪山第一坊是晦翁字寺境廢而復起永嘉王
暘谷之力居多先生即李中之父也

外史氏曰大羅山之南有二十六福地其仙巖耶王謝能發明
山水先後永嘉不少概可見何哉吾聞之壺涇仙鬼惡聞涕唾
聲助則力能秘吞之否則滄桑未換海若之所宮耳夫山水靈
物也其生長吞泰各有特痕似之外有夷施夷施之外復有飛
燕吾又惡知千載之下仙巖之外不以張王氏者而張予也

李愚公郡伯來甌疏序

柯榮

漢陽李侯愚公數世名德海內冠冕試理於甌下車惟以民命為
念抑彊剔蠹五色肅然閱爰書為之申請解大辟桎梏七十有八
人釋海上被獲擬死者十人各卹銀五千五百兩有奇掩骼五

千五百人其風迹亦既章章矣及讀公東甌疏而益知公之心疏
中大都上報當道下通寅屬如市虎之疑急與別白社鼠之奸力
為翦被者居多事必告天語可裂石寧挺身以冒猜嫌毋違心以
狗譏議卒罔不霽顏而聽滌慮而從而民受其福何也公之誠足
以格人宜其辭足以行遠公平生介介不阿今所刑官不舉呂不
于張斷不以見諸施為自是宅揆百辟攝化六符即往日在蘭省
所上若徽號等議二百餘年忠臣識義士所不敢言者而公言之
皇皇鉅典且將行於朝廟而暨於邦國茲疏也但福一方耳然而
仁人之心已略見於此矣

遊永嘉小若巖自沙頭尋小箬入小若巖洞序

薊過庭

浙東無適而非山也甌中為奇甌中無適而非奇也小若為最奇

世之奇甌者以鴈蕩以若弗及也甌人自負其奇者以雁蕩玉甌
並稱小若亦弗及也有道人為予言甌中之中小若第一雁蕩次
之玉甌又次之予弗之措環問甌人莫知有小若焉者道人云去
郡從南溪東北行六十里為沙頭市舍舟折而西北行十里為大
溪嶺又西十里為頭陀田少進為小箬斯小若所從入也其洞在
嶺中巖壁立萬仞無途之從神廟時有好事者討鬻索隱披冒扳
援屹然窮山之險放乎巖下而立睚盱而望上下審晚見其中潭
潭焉若函丈而虛其席也驚嘆為奇絕曰是巖中宜居焉昧死緣
壁蟻附而入入則懼伏不能下困卧其中者三日夜有奇其徒百
計下之顧而言曰吾終老於是巖矣雜然相許斷壁架磴劓剝
腐扣堅擊脆梧頑疏杭巧窟突填凹窟窟壞除允礫鑿空建蘭若
合六十餘年矣代有隱者世莫能知盍往觀乎予買舟至沙頭舍

自嶺抵筓銘峰
南岸洞心駭目較
南溪道中加奇焉

舟而問市人又莫知有小若焉者於是旋求其所謂頭陀田果得
小筓居民始知有小若焉初自郡泛南溪踰嶺綺瀾繡障深秀杳
麗則已奇矣但地非中逵土無通人故世鮮有聞溪南一山峻節
傲倪疑於狼子豹孫攫噬奔突踰躅決驟爭為奇狀不知何名有
老負者薪至執而叩之指眉間期期不能了曉視其形語揣其鄉
音大要是眉山云由筓而進是為小若山勢益奇蟠溪聞澗但聞
水聲畸樹怪松不由土著層累攢蹙是處皆石若列若抽若削若
鏤如勒如馳如驅如立移步異形殆難比擬紆迴盤轟拾級忽窮
峭壁斷崖莫可梯接仰望蒼碧畫屏揀天雖攫猱鼯鼠瞠目瞪視
不能從也時日將暮容容無寄寔遽疾呼俄聞答響遠在天際有
童子從壁上斜刺而下行若翔鳥見予愕眙問客何為者何所從
來為具答之乃揮手橫穿石罅嚮導而前薛徑依壁憑空駕虛蜿

以為奇矣迨自
嶺至筓遂思南溪
翻嶺

蜿蜒仄狀若蛇虺其上石芒屨發其上下鉤出臨不測之蹊心悸
股慄不敢旁視捫壁蟻行呀然洞開軒豁呈露仰視其額始知為
小若巖洞焉主人出而肅客則予友問庵教公十載判袂同於隔
世突如見之若在夢中執手道故相與瀏亮複宇層閣就巖而立
寬邃窈窕明敞嚴淨可居二十許人倚檻俯仰上掉霄漢下臨無
地神情馳蕩精爽飛越有滌泉自巖頂來從簷霏灑如纓絡然却
視羣山燥至焰起雲駛電坼試技矜妍愈逞妖悍較前所見其奇
殆不可數矣當南溪踰嶺特奇之郵耳當自嶺至筓時又以為奇
矣迨自筓至巖還思自嶺至筓特奇之郵耳比於至巖覺前此之
所謂奇者有一境焉又有一境焉以窮之有一境焉以窮之又有一
境焉以窮之蓋至是而始盡其奇也吁天下之奇果盡於此矣
乎予嘗誇伯夷之行侈仲尼之博而見笑於大方之家吾寧無是

耶予自吳門來重研跋涉筋力疲極至此不覺健步且與猿猴爭
捷因歎山川秀發引人興致如是哉然後信道人之言信而有徵
小若之奇真足卑鴈蕩侮玉甌為甌中第一不誣也以予生平足
跡所至北托幽燕南盡閩越歷數千里覽此巖洞考於圖經不少
概見詢之故老勤有前聞為之慨然故歷叙所矚又從而咏歌之
藏諸巖中傳諸人間俾天下後世知有小若之奇自予始也嗚呼
小若自開闢以來河遠洛遠帝莽王椿以迄昭代世莫聞知而卒
不可掩湮之終古發之崇朝物之顯晦固有時邪則凡負奇而不
顯於時者其知之也矣要之青山如礪形管攸存余與小若俱無
憾焉庶不負於茲游是予之志也夫

漢按鄭信湖州詩錄薊過庭字尊聞本姓計改稱薊湖州歸安人

樊氏小園記

曾立勳

將欲探萬山之奇攬百川之秀寘身於幽巖峭壁鼓棹於碧波清
流則必命僕夫賫餘糧冒風雨耽月日乃能耳目為之新見聞為
之闊遊非不樂也然而勞矣勞則偶一為之再一為之不可常也
且此年富力強事耳哀邁非所宜將欲擴苑囿之規張臺館之麗
逍遙於茂林修竹管領夫秋月春花則必盛役夫繁土木窮工巧
積歲時乃能誇富美於人嗚悅豫於己園非不廣也然而奢矣奢
則囊索告匱心力以疲難為繼也且此名公巨卿事耳韋布非所
宜乎宜乎其樊氏園乎樊氏藉隸東甌居連北郭築土為埴儲水
為埴列石為障植木為林引以橋梁休之亭館極幽人之情致備
騷客之遊觀然止經營於戶內措置於垣中巖爾一隅釐然萬狀
容膝之地具體而微而園之勝以成而遊之興不絕若此者無事

跋涉無事往來晨夕寢處遠可知也既宜富強亦宜哀邁何勞之
有無踰制嫌無越分嫌費廉工省儉可師也不宜公卿自宜韋布
何奢之有物宜地地宜人宜乎宜乎其樊氏園乎予樂為之記

遊樊氏小園記

曾立勳

於積氣中有中土焉於中土中有甌城焉於甌城中有樊氏家園
馬園橫枕屋北大不逾畝周以垣墻疊石壘土錯綜羅列雜植奇
花異果間以松篁一房山一灣泉一洞門一曲徑堂一亭一臺一
池一橋一梁一具設施之巧布置之宜雖緣人力頗類天工壬午
之夏李偕二客同遊顧而樂之凭曲檻數游魚薰風南來荷香習
習至暮蟬歸鳥雜作管絃聲登高四望則見九山如黛雲擁奇峰
目為之眩神為之馳主人餉以佳茗繼之酒餚迨夜闌而忘返焉
客曰斯園也非不幽且奇矣惜乎狹而小也予曰否否此奇觀也

亦即大觀也今夫寬隘之形小大之見不在於境而在於心心方
寸耳彌綸六合囊括萬有浩浩蕩蕩無際無垠所見者大境雖隘
寬也若乃戴天而跼覆地而躋蠡測管窺膠固束縛所見者小境
雖寬隘也善遊者擴其胸不囿於域濬其府不滯於物容膝之居
作廣履觀咫尺之徑作周行觀培塿小山作大阜觀紆回勺水作
大澤觀嶙峋卷石作絕壁懸崖觀參差竹木作茂林叢麓觀取數
於一作百千萬億觀夫且遊情於太虛之表肆志於寥廓之墟與
天為徒與化為極其神融融其樂洩洩悠然曠然境以心闢故曰
奇觀即大觀也不然中土之在積氣中也長江一巨艦耳何甌有
於甌城甌城之在中土中也太倉一稊米耳又何有於斯園哉是
故境之隘心隘之也境之小心小之也返是而寬且大焉矣知此
說者可與遊矣客聞予言愀然若失主人聞之笑而不答主人名

雲衢字天開別號亭亭顧是名而思其義意必有見於大者乎厥
姓樊氏倘亦舜霄之思乎笑而不荅契予言也若此者可以遊矣
遊乃無負於斯園矣夫是故得專而有之

甌乘補卷之十六

委查議覆事宜

東嘉黃漢鶴樓纂輯
同邑傅傳聲谷參校

台州蔣鳴玉
新資治

為城垣是處當修倉穀令人駭吳事職蒙委察盤溫屬如平陽城
城外肩畫兩山東西二翼去城僅百餘步近因劉削磴巖俯瞰城
中指數足踢甚有可虞瑞安山峙水環頗稱雄壯然飛雲渡闊五
六里洪潮洶湧城下賊帆一刻可到對岸盡經燒燬未復且舛槽
船小破壞盡多大島中鳥小鳥之類駕運多不過二十餘名少不
過十二三名一遇有事兩船併一修船添卒此地當先樂清縣館
頭最為要領燒燬之餘沿岸宜立墩堡城牆經雨倒塌器械年深
不堪高不能二丈四山列座雲端二水浸淫薄堞上可投石低可

灌入凡此所當議修築議造船添守者

勒石禁革永嘉縣庄長告示

署浙臬使秦

為通飭勒石申禁生監作莊長殷戶作地保之積弊以培士習以
甦民困事案查浙省各州縣每以生監勒充庄長殷戶勒充地保
以致書役需索無厭良民苦累無窮乾隆五十九年十月間經前
署藩司謝會同本署司詳明嚴禁奉撫憲批開如詳飭遵繳遵即
通檄各府州縣編行示禁並列入治浙成規遵行在案乃近據各
屬士民紛紛赴司控請書役失其利數恣恫本官復有勒令生監
充當庄長僉提殷戶充當地保等情雖經逐案批飭提究而赴控
者仍復不絕足見該地方官並未寔力奉行查庄長一役係於地
保外私設名目歷經禁革有案至地保向係圖內無業貧民投充
藉以領催錢糧協拘案犯本與富民無涉無如地方官聽信蠹書

惡役之愆意必擇有田之生監及殷實之良民押充庄長地保以
便其魚肉良善之計而束修自好之士畏入公門豐衣食之民
懼遭責比無不竭其囊橐以應誅求是以官吏無不稱便而殷實
士民身受剝膚之痛控訴無門其官吏之稱便者約可計數如趕
辦奏銷則按限代墊完全採買倉穀則計日代交足數地方官有
事下鄉則公館供億無不咄嗟立辦凡一切公事胥於殷實之庄
長地保是問既免逐戶摘比之煩又免催征不力之咎此便於地
方官也如值充之年則冊書索上頭費十餘十交替之時冊書又
索吊庄錢百十餘十其平日之擾累又不可勝計而畏當殷戶者
又無不將戶下錢糧向冊書瓜分詭寄以避殷實之名由是需索
洒派無不在吏胥之掌握中取不窮而用不竭此便於書吏也如
差役下鄉催征銀未勾攝公事則庄長乃其東道主地保係其屬

下人不徒坐擾酒飯勒索盤纏且完納不足或人犯不齊均責成
殷實之庄長地保代其應比此便於差役也甚至生監為書差之
役隸疲於奔命而絕意詩書富民受頑戶之貽殃代受追呼而橫
遭敲撲以致傾家蕩產鬻女賣兒民間傳有今年殷戶明年白戶
之謠聞之大堪憫惻查富戶乃民間之元氣而生監尤為四民之
首必須栽培作養若不急為嚴切申禁恐積弊潛滋勢必吸良善
之脂膏盡飽胥差之谿壑所關寔非淺鮮至花戶之瓜分詭寄全
係戶房冊書得賄舞弊所致果能正本清源逐細核究何患不水
落石出若民間畏當殷戶而舞弊瓜分地方官復因瓜分而責成
殷戶弊中生弊弊何能除又催征銀米勾攝公事自應責成差役
至地保不過領催領行原無經手錢糧承緝人犯之責更不必慮
及侵欺索擾藉口有碍催科挾制上司留此弊政除通飭各州縣

勒石署前久遠革除外合再嚴切示禁為此示仰闔屬士民人等
知悉嗣後將私設之庄長概行革除其地保一役仍聽里中誠實
貧民投充不許勒令殷戶充當以除銅弊至征收錢糧尚責圖差
帶正身頑戶應比地保止許領催毋庸代墊亦不許經手代納以
絕侵欺花戶瓜分詭寄尚責冊書照契推收以歸確實倘有不肖
書役恣恫本官勒令生監充當庄長殷戶充當地保或另換名色
名去寔存計圖隱射者許被累之人立赴本司衙門首告以憑嚴
行叅辦並將玩法書役照衙蠹例發遣斷不姑寬各宜凜遵毋違
特示乾隆六十年十月廿八日

疏濬瑞邑圖肢匯水道記

陶鹿崖

瑞之西南約四十里為來暮鄉鄉有支河上引山澗下會江流厥
南有月港形如弓背名曰圖肢匯水出入與支河通其浦西馮

橋等處田數千畝皆藉此匯水以為灌溉匯之尾舊築土埭建石
閘啟閉宣蓄可無旱澇憂厥利甚溥也自乾隆年間失於疏刷匯
身就壘閘戶即亦圯廢歷時既久開濬殊難甚至強者佔種成田
水路過塞農氓之受其困者蓋七十控於茲矣道光庚子仲春鄉
紳士請於制憲檄余履勘以集其事余率同梁尹悉心勸導鄉民
無不鼓舞佔種者既讓其地富饒者復輸其財鳩集丁夫疇儲畚
柄不匝月而開之使通掘之使深乃增橫埭乃置堅閘七十年久
廢之舊規一朝而興復自是蓄瀉因時豐綏永亨鄉民之樂可知
也鄉民勇於趨善尤不可沒也并慮後人或莫明顛末復蹈前轍
而壞之將來爰囑石鐫石以垂戒云

重修章毅公祠碑記

陶鹿崖

世有藉尺寸威柄附其燭者輒為起生祠標大碣乃不旋踵而墟

其子若孫烝嘗不能守此蓋電炫於一時而非有可歌可泣者動
人於數十百年以後也樂清明故尚書章恭毅公為正統間名進
士宏博瑰麗學富經墳而其雄鷲不可遏之氣尤以植大綱揭大
義為己任官儀部郎中時上陳修德弭災十餘事侃侃悃悃不復
知有諱詞迨景泰二年秋英宗自瓦剌入居南宮明年正旦延安
門廢朝見禮夏五月又廢后及太子當此之際朝常之大不絕如
綫在廷諸臣皆唯唯署議相顧莫敢一言公則毅然疏言上皇臨
天下乃天下之父陛下受冊封乃上皇之臣又言宜復后位以正
天下母儀宜復舊儲以定天下大本凜凜乎義炳日月辭嚴冰霜
自是國維賴以立神器賴以尊公議賴以伸人志賴以定此其心
甚苦而其烈甚宏也雖下詔錮獄炮烙鞭笞毒備受公乃安之
如衽席甘之如芳飴蓋其心知有君親而不知有利祿知有葬紀

而不知有死生若公者可謂一代之偉人矣厥後南內復辟出獄
為禮部侍郎勁氣直節曾不少挫斯其以身存國扶持世教者為
何如朝廷且列祀典以彰忠蓋天下之被其澤聞其風者皆將追
思而俎豆之况所生之郡邑哉况其孫子哉攷公郡祠在郡東北
隅訟簡坊由郡守隨時補葺以資永久惟邑之東皋山下舊建祠
宇經風雨傾圮年久失修今其後裔明經章連者請於邑侯王明
府世荃捐廉修治擇能者董其事而觀其成復來請於余曰願乞
一言以誌之余既嘉明經之孝思與明府之盛舉而顧瞻悚慄想
像風徽益歎公之忠義足以敦薄而廉頑迄於今垂三百年猶赫
然如昨日事以視脂韋成習苟安目前敬敬與草木同朽者相去
曷可以道里計謹書此以慰忠魂併以風示天下云爾

新修中山書院記

署溫太守楊鏞

鏞

國家教化之大惟學校書院學校設於朝廷而書院則設於官府
故學校者非士著籍無得登乎其堂而書院則雖野之童而執卷
者皆得進於其列是則學校之教尊書院之教親親者近人其效
視學校為易睹而教之興敗固居是官府者之事而亦其鄉之大
夫者之任也歐郡自宋儒王儒志先生講學始有東山書院至
本朝乾隆二十七年郡守斟城李公始置田畝而移其址中山閱
今四十餘年矣余未到郡以前前守長白廷公議修書院擇主者
皆曰郡學生陳生遇春可於是昇白金百授以事而廷公已辭職
矣陳生卒終其役而其賢蓋一則倡之廷公四成之陳生也余既
到郡為延師課士求廣膏火而書院畝八年侵月削百事不供迨
為擇員搜括期益士人以無志斟城李公之舊是余事也余因思
聖賢設教之心止爭義利而風俗興壞之由亦止闕義利今人徒

勸以義亦無不正色而任之及非其利則又無不腴忍而辭去利
之妨於義也甚哉然而義又未嘗不須利以成之故學徒既集而
舍之草間能安其晷日乎安其晷日矣而黜之膏蘇能期其猛起
乎故夫教事不具郡有司與鄉先生之過也而執業不進則又諸
子弟之事也方今國家養士深厚既隆學校以重其事又樂夫郡
與縣之有書院以廣其教則凡士之被澤而成於學者宜無不扶
教翼良適義而遠利以興起有志者於登善之路研精之廬俾講
求於聖賢之方以端風俗之本而後書院之材迺學校之材學校
之材迺朝家之材也是則朝家之所需者學校儲之學校之所儲
者書院成之也乎書院堂室若干楹若干田畝已列舊記其修日
嘉慶十四年四月朔日廷公去郡之月也其成則七月望日余到
郡之第四月也是為記

新修中山書院記

陳遇春

乾隆二十有七年太守斟城李公建中山書院於郡治後為多士
講習所置田若干畝又置經籍若干卷於興教之道備焉書院頁
小山居九斗中故名中山講堂三中日閑存左曰修道右曰大雅
兩廂數十楹三面皆樓其中為魁閣祀文昌後小山石磴盤曲而
上有亭榭翼然種松六株凌空蒼翠又名六松山館地幽靜雖居
城市不異林壑則書院宜焉當時是斟城公既為諸生謀肄業之
地置田以資膏火置書以備考訂其周以悉也如此歷年未久浸
以頽敗田多欺隱書半散佚前之人謀之周而後之人視之忽也
如此可勝慨哉嘉慶十三年長白廷曙墀太守蒞是邦既敷政於
民慨然悼書院之廢深念斟城公之舉為不可已手百金授余葺
之工興太守去時重以相屬余懼其事不易竟而惑其言之不

忍辭因勉力為之以終是役不知者或以余為攘事也而余平為
之不辭者太守善余之成其事也賜和章甚厚惜余質薄不能補
詩報太守太守善余之成其事也賜和章甚厚惜余質薄不能補
葦經籍以盡復對城公之舊藏以竟長白公之雅志而亦待當事
者之措置為有興教之責者之任而余勿敢擅矣

重建雙忠祠記

陳過春

雙忠祠之廢興於今凡三年矣雙忠者僉事陳公丹赤邑令馬公
瑛也康熙十有三年遭耿逆變同日死義事定奉詔建祠御書雙
忠祠額賜陳公諡忠毅馬公格於例未之及此祠之初建也績馬
公子名逸資者由蔭生歷任蘇松督糧參議陳情請諡得賜忠勤
並賜旌勞癸沈四字參議公復於其旁創一祠敬奉宸翰前後三
楹亭廊後閣望九峯屏列烟火萬家巍然大觀此祠之再建也祠

踞華蓋山頂當風雨之衝不久而壘者剝堅者朽故廢壞尤易嘉
慶年十雨堂黃公令永嘉有志興修屢與余言擬先發祠內貯金
三百葦之時大厦未傾圓功猶簡旋以上游多公政聲調任錢唐
事遂寢越九年九和希齋黃公來權邑篆政暇登山詣祠大半傾
圯神主暴風日中慨歎者久之知忠毅公為鄉侯官人因與閩人
寓甌者謀復其宇咸欣然從之屬余襄事余重黃公之舉不敢辭
不數月工粗就希齋公調任平邑邑人士聞之樂輸無間乎閩人
祠藉以成此三建之始末也初參議公隨任永嘉年幼耿難作甌
人襁而出渡江自焦山而梅嶼而小京而寒埠入崑陽匿之潘氏
崑陽地險山高入跡罕到乃得安然無事宜其不忍忘先人之於
甌并不能忘我甌之人也復置田百有十畝供祠之六祭與葦祠
及守祠者需為久遠計迄今百餘年矣祠廢而復興豈非公之

烈而參議公之孝思不匱亦有以致之歟至二公之偉節寵光宗
牧仲尚書暨黃帝齋邑侯兩記在可無庸贅抑聞忠勤猶子名穎
姿同時赴難未得上聞人亦希有知者余因雙忠祠廢興之由附
記於此以補志成之缺云

書羅頭山人禱雨事

陳過春

羅頭山人姓童名中樸字哲初嘉慶己未充歲貢其大父名振聲
乾隆庚午舉人也先生少習舉子業經史外凡諸子百家及古書
奇辭奧靡不通曉家貧即辟穀旬餘無所苦癖游名山大川如仙
都白雲天台十二峰五美園南北兩廡不備芻糧不計時日久而
忘返人咸以仙目之李石農觀察以其品學兼優延為東山書院
掌教嘉慶壬戌夏大旱觀察日夜焦慮勞為民請命無濟一日造
書院問先生曰君書無不讀用何法以蘇吾民乎先生曰公不以

余為迂是信余也信余彼此皆誠矣至誠感神事無不濟請一試
之六月九日設壇於書院觀察率同僚瞻拜三夜晝畢先生默禱
許十三日午時雨降及期己未烈日依然人人疑其誕并為之
虞獨觀察深信無異詞至午果雷雨傾注街衢水盈數尺四鄉亦
沾足非至誠相感其孰能之觀察喜酬以金先生起而辭曰公為
民祈余非為公祈亦為民祈也焉用謝遂不受時括蒼亦大旱太
守王公名績著名府張公名吉安聞其事上書觀察以禮聘先生
顧義不當辭晉處即是月二十八日也設壇於郡之天后宮閉門
不出越三日題七絕一首榜於門其詩曰未申之日未申時大雨
滂沱雷電馳莫道天公容易測桑林且費七年思至七月初二未
日未時初三申日申時皆應向之人目為仙真不虛也王張二公
亦謝以金不受歸述其事於觀察公益喜復謂之曰兩郡得雨使

民憂者喜病者愈皆先生之力也術亦神矣哉或曰先生精勾股
壬奇究極原委有所心得故能預知之又誠心默禱以期必應曷
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之謂歟先生子二冠倫冠儒皆入庠

重建護國寺碑記

天下事有興必有廢興固難然當其廢而思復興之則更難必待
人與時之相值而後可此莫能勉強者溫郡之護國寺居西山之
麓離城四五里中隔一嶺與居民不相通為西山淨域建自宋紹
興間其後興廢不一無碑碣可考迨我朝順治年間居士周如照
同僧全真募而新之歷百三十餘年至嘉慶初遭颶傾圮幾成墟
矣寺僧秀川三次募建僅得大殿中殿前殿大門棟宇粗就至鐘
樓東西兩廊左右客堂僧寮竈房以及墻垣階級仍有志未逮且
佛像剝落特甚其興之難也如此道光八年余修祖墓過寺秀川

屢談及之並以年衰難待為之惟恐不及誠懇懇屬余襄事予
憫其意不敢辭經營勸募久而勿倦遂煥然一新且寺之興若有
數焉秀川嘗告余曰去年山門外光焰燭天越三日近寺居民異
而掘之得方石一石筴二俱鑄佛相旁注一萬人同造後五百年
有福慧者重興十五字余奇其事拓其文賦詩記之同人詠者二
十七家已付剞劂氏成一小冊寺之當興或在斯乎由今觀之若
鐘樓若兩廊若客堂僧寮之類皆次第告竣佛相亦得莊嚴如舊
觀共費金二千兩有奇自道光九年冬鳩至十八年春落成皆秀
川為之惟冷翠閣貝子王祠闕而有待焉冷翠閣係昔人游覽之
所見於揚公濟後永嘉百詠時在紹聖二年閣之建先於寺而興
也若貝子王祠康熙十三年耿逆陷溫固山貝子平之歐人立祠
焉祠之建後於寺而興也閣與寺方議續建而秀川委化余思秀

區東補
川一老頭陀年已七十有三既新其寺復常住田三十五畝植松
衫十有餘株蔚然成林一生辛若足以徵信於甌之人則五百年
福慧重興其秀川之謂歟今雖一閣一祠未建其徒雲開克承師
志安見事之不可廢而再舉乎余亦老矣不能不傷秀川之逝而
望雲開之成功有日也爰記其重修歲月而泐諸石使後之人知
天下事興廢無常凡事有志則可竟成讀吾文者有不蹶然興歎
十 新建大荆三溪九星橋記 附原案 陳遇春
大荆樂清之附郭也溪有三曰蒲溪白新溪曰中溪水由鴈山十
八溪滙合石門潭而出湍激迅悍人多病涉是寧台之接壤實行
旅之通甌也嘗駕木橋於溪上屢圯屢興有時圯而不能興艱險
殆難言狀若易木為石三橋並舉闕一不可且橋下築基磐固厥
工巨焉非大有力者不能成事此難之又難也蒲橋長計二十六

丈六尺濶九尺五寸新橋長計二十一丈六尺濶如之中橋長計
十一丈一尺濶亦如之蒲橋距新橋四十五丈新橋距中橋五十
丈向無官道不可不兼營也復於橋畔建屋五楹使長途跋涉晨
昏得以暫息其待人也亦以周焉道光丁酉里人孟基隆朱伯賢
二君各捐銀八百兩為倡居是地者或助以金助以粟助以傭工
靡不踴躍從事僅構蒲橋十分之七而橋上石板尚未得具將何
以處新中二橋乎而事又不可以中止戊戌春聞余自括蒼歸赴
郡商於余適余前一月兆夢有九人造余室一人中坐左右列坐
各四人其事也為橋而來囑余募衆成之但未明言築橋之處所
余頗異之而姑置於意不數月有客來助錢六百緡問其姓名不
答也再三詰之則曰我自平邑來書平邑民人可耳余不能不深
異其事從此聞風遐邇不獨甌人自相勸助即四明寓甌者無不

樂輸共贖金六千兩有奇由是三橋次第告成一似有橋卽有神
以主之豈偶然哉事孟子曰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此就
北方而言北方流水湍急沙土無堅性宜木而不宜石必待歲杪
之修築若南方用石一勞永逸非若徒扛輿梁之不勝其擾也孟
朱二君經營四載心力俱疲為人非為己也其見義勇為有如
此而後乃今過是橋者莫不曰昔以木今以石於萬斯年並受其
福余因記其創建之由併捐助姓氏及構材工作需費若干數均
勒於石

按蒲橋由來舊矣丙戌樂清修志失其傳偶理家藏舊籍檢出
前明章恭毅公集中有為蒲修橋道人賦其詩曰鴈蕩高哉凌
霄漢兮上聳層巒嶂嶂十峰萬壑崔巍萃萃之重山下流溯泉
支派長溪曲澗溢泛漲之狂瀾泉水合流兮汙汙滙山口推開

兩巖兮對距石門闕中涵大潭深莫測淵如碧海盈兩時間有
神龍出沒兮蜿蜒蟄潭底旱歲行雲施雨布澤沾人寰潭水下
流汪洋兮廣蒲溪之崖岸奔湍走石通海兮盪水漲之長灘吁
嗟行人兮南來北往溫台路徑過蒲溪兮如涉漆洧何其難或
深厲淺揭乘輿病涉兮幾人沒溺長吁嘆或偃偃提挈浮沉得
失兮幾人驚恐愁改顏美哉好善兮道人作廬居此側到處募
緣兮造橋卣宇任往還遙見徒扛輿梁如長虹之驚滄海兮嗟
爾行人過橋如履坦途輕且儼又見虛堂靜院如仙洞之桃源
兮嗟爾行人寄宿若赴居室清且閑美哉道人兮庵居此地行
好事永久濟人利物賑民艱噫吁嘻世有在位君子積善富人
推此心兮能使政平訟理散財發粟不患不得蘇惲鰥不患不
得蘇惲鰥讀此詩足見此溪不可一日無橋也自道人修橋後

未得其人以道人心之心為心致湍激迅悍片石無存而橋之名亦埋沒故人并不知此溪有橋也茲孟朱二君建橋營屋通符道人作廬居此側之意可謂前後古今心心相印道人既逃於世尚不忘世并逃於民終不伏名恭毅公表而出之不獨為道人名其名並以示後世之立德立功者勸鏡帆自註

李碧山傳

平陽華文猗

李碧山郡之永嘉人幼孤苦八里塾一年即廢讀家貧衣食無所出有園一畝許藝蔬鬻之以芻米日或不再食每夏月或露宿或棲身古廟中恒與傭販輩狎處冬日早起濯菜於池冰霜寒凍手足皸裂習以為常年二十餘行經學舍聞吟誦聲輒神往於是遂思讀書檢舊冊復之字已多不識於文藝茫如也然嗜讀不輟里中人或嘲笑之有老儒憐其志時為講解碧山觸類多通久之益

精敏經子百家皆畧通曉尤熟於史遂學為歌詩節縮口食積其餘以購紙筆學書殫精極思寒暑不懈數年書大工詩古今體俱有法度頗長兼治舉子業然不就試人有規以進取者笑勿應然自是郡中人皆知有李碧山矣鄰邑士人邀至家出其書碧山對客揮毫意氣閑逸眾環几聚觀嘖嘖稱賞有傭販者過其門竊睨之則固叢時同伍人也輒大驚嗚呼為人豈不貴立志哉使碧山終身賣菜不自振拔固士流所不齒者尚有誰過而物色之耶碧山多聞疆記善談論每酒酣耳熱抵掌論廿一史中廢興成敗賢否得失衮衮不少休令人聳聽性不喜脩飭容儀豪貴家延客攝敝衣冠往兩脛赤露草履破決坦坦酬對於其間旁若無人其真率多類此乙丑歲來予里嘗向予縷述半生貧苦狀不少諱故知之頗詳次年將復出遊病作不果行竟死碧山初名鎮海後自更

曰觀樂素豪於飲其病以肺癆蓋酒傷云論曰昔元遺山稱其友
辛敬之曰士之有所立必藉國家教養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
備而後可惟敬之不本於教育不階於講習不出於父兄而卓然
自有成就可謂特立之士吾於碧山亦云

鄭善齋傳

鄭汝楫

族祖瑞鰲公隱君子也篤行好善過義勇為無少阻過亦未嘗稍
有德色其所積瑣碎善誠不可更僕數尤著者初永嘉七都有田
田三千餘頃糧額數十年來不得除農戶甚苦之嘉慶初族祖為
力請於邑令邑公哈布得達部豁除七都人頌德不能忘乃公獻
匾以酬且鐫叙其緣始匾懸鄭小宗祠蓋族祖事生母劉克孝劉
沒為營小宗專祠祀本三代考妣而安劉之靈以為劉早歲常閱
於嫡母甚苦心志故於侍奉尤曲盡其道而劉亦少獲娛其餘年

寶由族祖善於綢繆恩紀也族祖尤尊儒樂道以詩禮教家晚年
得族叔太學生奇書邑廩膳生奇德而奇德妙齡成名為通儒先
是樂清有林翁名君爵以郡邑多暴露棺骸有志收埋而艱於力
族祖遂欣然捐錢千緡為倡林翁得行其志自乾隆乙卯迄道光
初計掩埋無主棺骸已七萬具有奇林嘗語人曰余斯舉初非鄭
翁相與圖始則有志莫逮然則以族祖之篤於行善若此宜獲積
善流光之報所謂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斯語詎或有爽耶族祖字
占元號善齋以乾隆八年癸未歲降生與元配族祖母林孺人同
庚申弱冠授室於道光辛巳歲先孺人卒享壽七十有九夫婦偕
老六十年尤屬希見焉

書宋奧南烈女事

陳遇春

南烈女名秀鳳永嘉宋奧南元珮女南農家也女年二十許字塘

下王宗培亦農家子也嘉慶十九年未嫁而夫亡女欲奔喪父母
禁之并欲奪其志女聞之慟幾死者數矣家人防守甚謹不致殞
命隣姬有勸其父母曰汝女新遭變立志如此任其服喪服以終
三年禮俟日久哀慟漸忘自然移易初心因而從其言迨服闋遂
改許陳奧陳姓田產倍於王私冀女必為心肯彼時女亦無異言
擬擇日以聘時值旱一日問幼弟村中河水深淺弟指最深者一
處告之不料次日昧爽擲沐修容平時服飾先一日潛運母房家
人俱未之覺掩戶而出竟赴水死至天明方曉一鄉詳傳靡不嘆
息時道光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也在當日村中亦有知大義者
以烈女不事二夫猶忠臣不事二君古今不數覲謀令王氏合葬
王氏不能使靈魂終無所歸不已傷乎若遇良有司以狀聞吳曰
旌其閭曰節烈過是村者必曰某氏之女某氏之妻也其榮如何

噫生為農家女幼未讀孔孟之書舍生取義未之前聞何其志矢
從一之死靡他始則聞變忘身終則從容就義豈非出於天性歟
惜為女子否則忠臣烈士其人矣塘下王氏余佃民也備述其事
於余因書巔末俾他日採風者有所攷焉

牛報記

詹 濶

嘉慶丁丑秋七月二十四日郡之南鄉有牛販某由江北販牛歸
出南門纔里許牛忽奪鞅而逸追之乃反觸販懼却走牛亦追販
如廁以不足避突入人家掣攘拒門倉皇之間神力不副牛已戴
門而入販比及厓已受觸死馬流血濺地人驚且患牛去纔數武
忽復返以足踐其腹者再臟腑悉出觀者舉以牛病狂然他人狎
之仍馴如也其妻若子旋哭泣至將斂值大雷雨尸及棺衾一滌
爾於焉知販之業牛已非一日其善販牛而賣且善盜牛而殺

戒食牛與食田鷄文為二林君作

陳遇春

田非牛不能耕田之耗非田鷄不能除之二物者天固為人而生人反取而食之忍乎不忍自食之者日繁而宰殺烹刺者日益衆去仁憫而求嗜欲豈求福之道哉且牛之為用大矣非大祭祀不用外此神不得而饗之况於人乎至田鷄之為物其細已甚非有享宗廟供賓客之用特因其食田中之蠹有功木稼自宋已禁食之人有嗜此者色裹異其名以送之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所載然則田雞之不食其來已久矣吾邑林君名泉見人之食牛與田雞之貪無藝也痛心疾首欲奮其舌以除其害始也勸以文不果繼也請於官又不果每嘆無知已以助其勸化為憾誰知四十年前已有林君名泉者同其姓名并同其有志戒食牛與田雞可謂奇矣二林君生同時藉同縣儒同業若合符節人無從辨之

同者入學有郡邑岸之分居住有上下鄉之別年歲有壽不壽之殊耳更奇者一字耀宗一字顯宗意義復有相同豈天生此兩人欲以其說有濟於世所謂善與人同者非耶余與二林君皆相識特表出之以為世之食此二物者勸

張節婦傳

鄭烺

節婦姓張氏甌之錦脊坊人負販阮天佑妻也家極貧安之坦然絕無詬辭聲夫亡時年僅二十餘撫兩孤日相屢度活舍苦茹辛難以言狀親族間或有以改醮之說進婦聞之始則怒旋即泣人故籍口而不敢犯或又以其善鍼黹代為謀傭工以就食他所婦泰然不屑往無知者每笑其迂而有識者莫不嘉其志也迨道光歲甲午年大歉未價驕貴婦不舉火者屢矣縱有憐其貧哀其孤寡而魄遺之祇炊以飽兒腹而已仍槁然未幾竟以餓卒次子亦

繼殤破年三十有六嗚呼痛哉此真苦節也夫娘與婦為洽比鄰習見習聞心甚敬之惟恐湮沒勿彰因叙其事以俟輜軒者採焉以登誌乘斯亦婦之幸而亦娘之願也

琵琶記辨

黃漢

高氏琵琶記其說不一青溪暇筆元末永嘉高則誠避世鄞之櫟社以詞曲自娛見劉後村有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之句因編琵琶記用雪伯喈之恥國朝遣使徵辟不就既卒有以其記進者上覽畢曰五經四書在民間如五穀此記如珍羞百味富貴家其可無耶其見推許如此考大園索隱高東嘉與王四友善四以顯達改操遂棄其妻周氏而袒腹於時相不花氏東嘉挽救不得作琵琶記以諷之而托名蔡邕者以王四少賤嘗為人傭策也趙五娘者以姓傳自趙至周數適五也牛丞相者以不花家

居牛渚也以琵琶名者以有四王字也張大公者東嘉蓋自寓也是與留青日札所載差同惟日札以元人呼牛為不花蓋以為太師牛氏非牛渚也又云高皇微時嘗賞此戲及登極捕王四置之極刑然真細錄則以高皇廉知此記為王四而作遂捕四寘於法與日札少異說郭載唐人小說云牛相國僧孺之子繁與蔡生文字文交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卑順自將蔡官至節度使副而作此書而藝苑卮言則云東嘉欲譏當時一士夫而托名蔡邕亦引說郭所載牛蔡事以其姓名相同一至於此則誠何不直舉其人而顧誣譏賢者耶殊不思轉喉觸諱在當時欲規良友又不得不借古人以諷若日札則以伯喈曾附董卓乃以之托名斯亦過矣據胡應麟莊岳委談僧孺二子曰蔚曰叢無所謂繁者恐說郭所載不實

太平廣記引玉泉子云鄧敞初以孤寒不第牛僧孺子蔚謂曰吾
有女弟子能婚當相為展力寧一第耶時敞已壻李氏矣顧私利
其言許之既登第就牛氏親迨寧歸李氏撫膺大哭牛知敞賣已
也請見曰吾父一宰相豈無一孀嫁處耶其不幸豈惟夫人今願
一與共之李感其言卒同處終身乃知則誠所本者廣記也据此
謂為高氏撰記所本其必嫁名蔡邕者則如索隱所謂王四曾為
萊傭歟然按國史補江西驛官畫箱庫之神題曰蔡伯喈刺史笑
以為誤是則伯喈負萊傭之名唐時已然矣或者昔時已有所記
載而高氏止衍詞曲如王寶甫據會真記撰西廂曲之類或未可
知考堯山堂外紀撰琵琶記者乃高拭其字則成別是一人又汪
虛子曲譜有高拭而無高明此靜志居詩話引證而詳辨之矣至
身後是非誰管得沿村聽唱蔡中郎此放翁詩也劍南後村兩集

並未知誰作通俗編云蔡邕父名稜字伯直見後漢書注其母袁
氏曜卿姑也見博物志琵琶記作蔡從簡秦氏其故為謬悠歟抑
未攷歟

此補系先君子彈十餘載心力而成者也先君子平生無他嗜好
獨耽書淫喜吟詠其為詩得古今體

首

又著貓苑一帙先君前游廣南幕時親付剗廁是補之作蚤歲在
家術緒帑書籍見有著載吾甌故事足補志乘所不逮識大識小
均不敢忘既而橐筆走四方交游日廣聞見益富更為徵文攷獻
之勤為補闕拾遺之助從此日積月累得是補共六卷昔鹿崖
陶公觀察吾甌先君曾先是作贅修相見禮蒙公謨叙以貽
有榮施焉不敏公沒未能讀文書唯鈐藏此卷冀永手澤之存
云

反來甫